

說林

第
四
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印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東方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三角全年
三冊三元郵費每冊三分

本雜誌創辦已經十載風行全國自前年大加改良版幅放大材料增添詳載政治文學理化實業及百科之學說并附中外時事詩歌小說均極有關係之作每冊約二百餘頁二十萬言附圖數百幅尤爲精美足資考證

法政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五分全年
三冊一元五角郵費每冊二分

內容分 論說 譯叢 雜錄 專件 記事

附錄 研究法律政治上重要問題介紹東西大家學說及本國名人著作凡議會議員行政司法官吏地方自治之職員及一般國民均不可不讀

教育雜誌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全年
三冊一元郵費每冊分半

本雜誌出版已及五年銷數日增足徵吾國教育

- | | | | | |
|-------|-------|-------|-------|-------|
| 1 圖畫 | 2 言論 | 3 學術 | 4 實驗 | 5 教材 |
| 6 史傳 | 7 修養 | 8 調查 | 9 法令 | 10 記事 |
| 11 雜纂 | 12 文藝 | 13 答問 | 14 名著 | 15 附錄 |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每冊一角五分全年
三冊五角郵費每冊分半

少年雜誌

月刊一冊八分預定六冊四角
四分三冊八角郵費每冊半分

本雜誌廣續前經出版之童話以極淺顯之文述最有興味之事又於故事之外益以時事評論人物傳記博物資料德育模範以及衛生遊記寓言美術遊戲等事足資觀感

兒童教育畫

每冊七分六冊三角八分
三冊七角郵費每冊分半

本書將有關於各科學之事實繪爲圖畫以極簡單之文字說明之俾兒童既閱是圖更讀其文即知大概每冊十六頁內插彩圖八頁後附懸賞畫并可贈書尤足鼓舞兒童之興趣

集 四 第 林 說

說林第四集目錄

毒龍小史

不瘋人院

蓮嬢小史

巫風記一

巫風記二

巫風記三

二十世紀之新審判

水 不 不 不 前 嘘東 懵
心 才 才 才 度 侯俠 庵



說林第四集

毒龍小史

悵庵

某郡有顯宦者遺金滿簾，儘敷揮霍。子甲、乙，攀生貌酷似，性皆穎慧，眉目如畫。戚
鄙啧譽之曰：「雙玉因肥瘠判彼此焉。」長曰：「肥玉次曰瘦玉。」雙玉皆旁生側挺，父
以晚節婆娑森蘭，玉鍾愛異於常兒。又難兄弟，讀書數行下，援筆爲文，竽頭日
進十二而呼小友十三而倚馬千言矣。小試出以遊戲，千人辟易。兄弟各占府縣。
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年十三耳。無長幼，內外皆曰：「千里駒！」

無何，風燭淚殘，崦嵫日薄。雙玉父以疾逝矣。既葬，雙玉以五陵裘馬，十郡良家，兼
之。文采東南詞華，梁洛一登壇坫，則暗鳴叱咤，如項王戰河北。諸侯皆作壁上觀。
莫敢妄贊一詞也。文讌周遭，雖擊鉢催詩七步已就，同人皆奉以徽號曰「飛隼」。又
別爲大隼、小隼焉。談鋒偶動，口若懸河，當其滔滔不竭之會，知難者皆籍口結舌。

無可置喙。所謂推倒一時雙玉。當之實無愧焉。郡人士豔羨之者。則曰生子當如雲間父。

雙玉旣美。丰姿羊車所遇。擲果皆滿。翩翩自負。隱含蕩意。堂構旣頽。益自縱恣。始而閨中上下。無不徧亂。繼且夜走。臘脂晨過。趙李秋月春風等閒度。此中光景。玉殆無不徧歷焉。郡中薦紳子好及時行樂者。一宴一會。非玉兄弟不歡。自是而朝秦暮楚。栗鹿逾恒。大好年華。儘消磨於笙歌醉夢之場。不轉瞬而雙玉亦弱冠矣。肥玉娶於某氏。蛾眉曼暎。放誕風流。亦奇女子也。嘗與肥玉同游勾欄中。擇美妓侑酒。自譜小宴。一曲談笑。自如。宴畢。謂妓曰。送客留髡。大是佳話。吾不汝尤也。狂笑。出門而去。至今相傳。以爲談助也。

瘦玉婦某。幽閑貞靜。能以禮法自持。故輒與瘦玉忤。但不事唇舌。爭落落而已。以故瘦玉尤耽外遇。恒終歲不履家庭。較之肥玉。評者以爲荒唐愈甚。而不知彼固有隱衷也。且瘦玉健談。更甚於肥。故性質與婦隔絕。自是拈花惹草。隨處勾留。而

集 第 四 林 說

所眷者一人曰龍女二十四橋明月前身也

龍女父豪於賭自號小盤龍以此傾其家女遂墮烟花籍將死遺言謂女曰汝頗得家學淵源能自振拔是雪乃父之恥也其他貞淫正變則聽汝爲之吾不汝咎吾聞日者推汝命必成巨富爲賭界之女主他日果驗則吾目瞑矣龍女泣而謹受之父旣逝龍女益困頓無聊乃自廣陵流轉迄姑蘇由姑蘇徙雲間其道頗著瘦玉聞其名而趨慕焉遂訂交未幾龍女大服瘦玉自嘆勿如瘦玉遂以高足弟子爲橐砧之詠而龍女甘居妾媵每縱局爲之點籌夫婦協謀博進益不貲一時少年游冶之流黃金拋擲盡屬虛牝蓋龍女爲之也

時雙玉家已式微財產告罄兄弟初猶不以爲意及破產案旣發見肥玉因與瘦玉約各樹一幟田產書籍貰值售而瓜分之瘦玉尤慷慨不肯過問以爲兄自取可耳何斷斷爲兄笑領之仍均分析爨以爲結果

肥玉亦耽盤龍癖聞瘦玉有嬖人盛傳家學大喜親造詢焉頗服其論乃訂某日

設局能多引友人來者則推爲臨時主席得享特別權利無何局成矣肥玉大負
幾傾囊不足以償瘦玉陰助以孤注於是重整旗鼓再接再厲始有起色感瘦玉
甚乃謀合支此局焉豫算每月開支及諸耗費資本尙不須挹注而兩盤龍已得
根據地薦紳子弟之不事誦習者輒從兩盤龍游時大吏禁網嚴甚捕輒械梏之
瘦玉恐波及欲暫停局以避其鋒肥玉孰不可曰豈有如吾家者尙容巡警之窺
視耶子休矣毋過恐於是呼盧喝雉局勢大定

某公子者本無意於博因驚龍女之豔亦追隨局尾意圖飽眼福焉龍女知其易
惑乃求爲之代壓代行公子見龍女之迎語笑容可掬不覺情動雖入局輒貧不
顧也不一月而所負者以萬計公子父聞之幽諸別室始得塞彼漏卮焉欲窮究
然以雙玉具有勢力乃止

一日鄉人拾級升堂褐衣矮冠狀甚猥瑣衆咸輕慢之豪奴三四欲驅之外出鄉
人不肯曰吾亦賭徒耳何相拒之甚瘦玉知係箇中人乃躬自招致處以上賓鄉

集 第 林 說

人殊不多。遜昂然上坐。且孤注甚。雄厚動以千百計。衆始驚異。瘦玉知爲可以計取者。局終之暇。特訂明日以必來。且云有優待之所。足令盡歡。鄉人忻允。明日款之於精舍。別令知己二三人盤桓之。龍女蹀躞其間。殷勤甚至。鄉人大樂。凡三日而數千金入玉囊矣。妻病亟。家人徧覓不能得。或有言所在者。偶詢閭人。斥逐甚厲。家人涕泣而去。無何。妻死。鄉人始歸。僅七日而盡取產業田契。以至三日。則又告竣矣。於是主人漸加白眼。鄉人泣求爲小夥。藉得餉口。瘦玉與之約法三章。以奴隸畜之。鄉人唯唯聽命。瘦玉乃使典器。

市賈某。少年卽爲金融業理事。聲譽鵠起。好與士人徵逐。詩酒談讌。意氣豁如。自謂有雅人深致也。偶從友人至瘦玉家招邀入局。戰輒勝。賈人嗜利。且常游搢紳家。亦豪舉。因暇則一往。久之成習。徹夜溺其中。蓬首垢面。不恤也。肆主大懼。亟辭其職。某以落魄無聊。益典質以求一勝。無如連呼負。負恢復。何期妻子皆啼飢號寒矣。某不得已。求瘦玉庇護。瘦玉憐之。且以其心計頗工。才亦可用。乃使司會計。

說林 第四集

他如某甲囊空則爲之任招待。某乙計窘則爲之操籌。算某丙技窮則爲之司筦鑰。某丁糧絕則爲之供奔走。一時公門食客革履三千而養尊處優之雙玉頤指氣使之龍女非特居之不疑儼然大家宅眷且部署分插井井有條竟如地方行政及軍法隊伍焉以雙玉才華竭數日研究之力遂成此一時無兩之傑構異哉博場而有此絕大經濟。

於是肥玉領文德部文德部者謂圍棋象棋麻雀葉子等溫文爾雅之戲不干涉禁不事翻驅文人學士及紳商公事之暇偶爾手談無傷體制往來皆從容大雅之倫肥玉性長厚吐屬亦名雋故令爲部長凡部中之理事各員及僕役皆歸統屬惟百金以上之出納及修改章程則須與總領部商榷此部居全局外界不畏招搖故又稱曰前部。

武功部則瘦玉自領之武功部者謂搖寶牌九番攤花會等一擲千金之戲五木擲蒲傾家蕩產可決之頃刻間豪商巨賈子弟以逮盜賊亡命莫不趨之若

集 第 四 林 說

騖往來多奇人異服瘦玉敏銳有膽識故公推爲部長且兼總領部此部居全局之中故又稱曰中部。

若夫所謂內部者又曰陰教部先是肥玉夫人常欲入局而以履鳥交錯爲嫌且地方亦多蜚語龍女乃獻計謂吾輩宜別立一部與外中隔絕而更闢一戶以通往來則葛藤旣絕花樣翻新且女界自由誰不企慕定卜門庭如市戶限爲穿矣肥玉夫人大然之乃推龍女爲部長龍女三讓不敢受久之卒以肥玉夫人爲部長而龍女副之此間博具亦判文武大都正部長領文而副領武往來之婦女上自貴游眷屬下至聲妓婢媼無不一邱之貉兩部長皆竭力維新主張平等故部中絕無階級之說惟職員及給役者應盡受事之職務餘皆酣嬉淋漓如無遮大會如十姊妹會手帕會一視同仁任人意之所欲爲而不加以限制焉。

三部旣告成而雙玉之銷金窟爲東南第一大埠華材薄植一入其障間身家輒不可保故不十年而兼并之戶以百數十計雙玉各擁貲至巨萬田園奴婢甲數。

邑方其盛時有至奇至慘之三事出人意外者。

一曰燭未燃而擲金百萬典肆十五座連宵易主晉人某者本豪富營運江浙間置別室於姑蘇臺畔生一子寵愛逾恒晉人老而告歸遂以東南所有商肆悉委諸妾夥友多西人忠於舊主累歲贏積逾於母金及子長而肆益多基本金超過百萬矣子狀秀美而實不慧讀書不能成句年十七八娶婦矣母得肝胃疾發則不能理家事然不時發因子年長遂悉以外事委之而家事亦以責婦子旣無束縛又擁厚貲諸惡少趨之如蟻無何由文德部而入武功部一顯者裔某生瘦玉戚也好爲大言嗜博久與瘦玉沆瀣一氣乃與晉人子博初亦尋常馳騁繼而晉人子興益豪目晡矣出小食飲啖席間某生以語激之晉人子謂吾有典肆十五座基本金約百萬願作孤注一擲勝則汝準是償金敗則立時提交契據必不汝欺也某生嘲諧以臨之意似不信晉人子持之益堅至再四某生曰然則宜手書憑語如決鬪之生死文書始可也晉人子曰諾乃燃燭入局一擲而晉人子敗允

以更擲，又敗，未及十五分時間也。晉人子色灰敗，踉蹌而出。某生持憑券入，與雙玉謀，收取典肆策。明晨，三人入市，各肆理事者皆知之矣。畏雙玉勢，誰敢加一語者？某生乃與雙玉鼎足而分之。雙玉僞謝不受，某生固與之曰：「微子吾不及此也。」不數日，晉人子母疾發，而斃年餘，行乞於市，妻墮風塵矣。

二、曰新嫁娘不肯登輿，以妹代嫁，而新嫁娘遂死於博。某女公子者，亦巨族也。聞肥玉夫人領內部時，往游焉，既溺之，遂日夜不輟。將嫁，不肯返父母，挾之歸，已星期前一日矣。乘夜遁出至內部，求入局龍女駭，曰：「子非明日吉期耶？」女曰：「吾不願嫁，而願博父母。其奈我何？」再三勸之，不聽，乃入局自宵達旦，又自旦達宵，女家中彩輿在著，賀客盈門，而女杳無蹤影。值騎四出，不可得。或有言：「彼嗜賭者，乃輾轉設法，入內部，促女返。」女若罔聞，衆皆繞勸，終不起。既而忽袖出小翦，猛翦其鬢，離然一握，擲之曰：「吾出家矣！」何嫁爲歸語。老夫人勿念我也。此間樂不復思蜀，請勿圉我。家人號哭而去。母聞其事，大忿怒，乃飾其妹以代之。夫家固未知也。父母乃

控於有司。言雙玉夫婦害人事。有司將逮問之。雙玉星夜走京師。求援於其戚屬。得不問。未嫁女不敢復歸。貲既罄。遂爲龍女服役。瘦玉因據爲妾。巨族佯不知。聽其所之而已。未嫁女頗悔前事。求出不得。卒乘夜自經死。龍女藁葬之。亦莫之過。

問也。

第三事益奇異。曰父子姑嫂同一博場而彼此未曉。至性命生產盡入於個中。乃已焉。蓋所謂文德部者。類多搢紳屬客。與其間與中部本隔絕。故清談游宴之場。未容俗客。到此往往德望崇隆。杖履優游者。徘徊消遣。以永今日。實無礙其高尚。顧養之風也。若夫武功中部。則浮躁少年爲多。且俗客不禁市儈。喧擾九流十家。幾無不納。其性質之不同。若此雙玉。商定制度。另闢門戶。各成團體。絕不相謀。故游前中部者。彼此不相覲。面雖頻年累月。終不可知。某紳者。林下餘閒。時樂與故人二三。作葉子戲。然家教嚴。不願以博具示後進。故寧假座友人處。友或聳以肥玉。所紳亦從之。蓋紳意舍己家以外。無可無不可也。往來既稔。時或布具爲之。但

集 第 林 說

卜。晝而不兼卜。夜小角而不爲大敵。老成持重爲消遣之地。不貪勝負之功。類如是也。子某生恂恂儒雅。因庭訓嚴游戲事。不敢問津。故肥玉處未嘗一涉足。父亦不願使之身入也。無何因考試事與友人游郡中。遂引入瘦玉所。初猶旁矚。不一下手。繼乃見有隙可乘。稍稍注意。輒勝因屢往焉。而老父在前部作葉子戲。固絕不相知。是猶未足爲異也。生妻某氏者。與肥玉夫人夙有姻親。因中表某女子導之往觀。遂亦成嗜痴癖焉。某生有妹。亦隨之往。而某生不知也。考試事罷。某生未獲雋抑鬱。不自聊友人又引之消遣。然屢負至悉。返前此所博進。而其數尙缺倍。蓰焉。某生無財。政權嚴父不可與語。束脩羊瘦。安能肩如許厚債。然逋欠既久。必且踵門立索。則事敗矣。宛轉思維。乃決計出最下之策。與閨中人商借債。意旣定。謂妻曰。吾有要。需畏言。諸父欲卿拔釵相助。可乎。妻聞言似倉皇失色。曰。今不在此。寧母後始得攜來。君意若何。生疑其故。推諉以難已也。乃負氣曰。大丈夫終不致以涸餽死。何伈伈倪倪爲憤而走出。未幾復反。則妻已外出。問婢安往。則曰母。

集 第 四 林 說

家私出鑰視其奩具十器九空不覺驚詫曰彼豈盡儲之母家邪抑別有他故耶翌日妻返啞焉若喪衣服忽改變金珠貴物杳然不可見某生大疑之力致窮詰妻尙以母家談過生殊不語明日至妻母處探其耗則答以不知至是而疑益甚矣旣歸以盛氣凌妻妻知事且洩然終不敢自陳某生則以己正博負無貲又遭妻氏無狀不覺大怒詰責甚厲妻氏大慚迨某生夜眠旣熟投繯死某生始大悔人琴之痛不覺難堪某紳不知底蘊以爲別有事故不與窮究矣棺斂旣竟勉某生以向學爲他日致身青雲計

無何某生之逋負爲期至矣多方羅掘無以償又不可啟齒以索諸父卽索亦不可得徒取大辱而不償人則人之鋌而走險者且將向老人饒舌吾何面目以對

嚴父宛轉三日計窮力盡亦仰藥死

某紳止此子慘遭自戕之禍而不解其何以致此西河喪明痛悼欲絕因亦無心博奕矣一日晝寢如有所夢心恍惚不自安起坐案頭欠伸默對忽晝夾下微露

說 林 第 四 集

一。函。角。抽。出。視。之。則。書。(絕。命。詞。幸。父。親。原。鑒)。數。字。大。詫。曰。此。其。絕。命。時。親。筆。耶。
展。而。誦。之。則。曰。

父。親。膝。下。兒。負。罪。深。矣。因。博。於。某。氏。而。負。力。不。能。償。然。不。償。則。事。且。破。露。謀。之。
婦。乃。婦。亦。以。博。負。空。其。囊。爲。兒。詰。責。慚。沮。自。戕。兒。既。痛。婦。又。迫。於。外。債。遂。相。從。
泉。下。焉。敗。名。喪。身。實。大。不。孝。不。孝。之。人。天。地。所。不。容。父。不。必。過。悲。兒。死。已。晚。肝。
腸。寸。斷。不。能。復。言。

某。紳。悲。悼。之。餘。思。所。謂。某。氏。者。卽。吾。舊。游。之。地。也。何。吾。未。嘗。一。睹。吾。子。之。蹤。跡。異。
哉。乃。自。往。肥。玉。處。談。笑。如。平。常。友。有。知。某。生。事。者。咸。疑。紳。之。太。忍。既。而。紳。與。人。絮。
絮。問。此。間。情。狀。或。一。告。之。乃。循。途。徑。造。中。部。則。賭。具。橫。陳。果。如。所。言。又。設。法。走。
入。內。部。見。婦。女。之。興。較。武。功。部。尤。豪。粉。白。黛。綠。錯。雜。滿。堂。孤。注。一。周。動。以。千。計。紳。
太。息。而。出。乃。自。訴。之。邑。宰。又。走。告。大。吏。於。是。緹。騎。四。出。而。雙。玉。挾。貲。遁。去。龍。女。亦。
遠。從。之。或。云。馳。驅。南。洋。各。島。尙。以。博。局。樹。職。得。巨。金。焉。

不瘋人院

東侯譯 同譯

恨庵曰。雙玉奇才也。卒爲龍漦所毒。乃轉以毒人。今其餘毒。蓋未盡焉。獨不聞滬瀆之翻戲女。總會等猶變幻日出而不已耶。

法國之政黨員某君。居巴黎。爲議院議員。有才。不能勝異黨之傾軋。又國會表決各事。與某見不合。遂謝職歸。以自休養。時年三十二也。未娶。旣坎坷於時。自謂紅塵擾擾。旣無知。又乏同心。不如覓世外桃源。竹杖芒屨。攜琴書。避俗而半生落落。終以宦橐無多。不能遂遠遊之志。一日。某早起。餐畢。侍者遞新聞紙數頁。進某。乃坐籐椅。取一頁視之。見告白中有惟一無二之避暑院八大字。甚喜。讀其下詞曰。

本院有四大特色。

一宗旨 在宏啟廣廈。藉以聯四方之風雅。俾羣集一堂。息肩數月。非純屬於營業之性質。

一位置 在卡靈西白雲山莊。去巴黎千里而遙。地多名山峻嶺。曲水茂林。空氣新鮮。夏無烈日。與尋常之避暑院仍不離市囂者判然大別。

一內容 自房舍以至食品。各臻美備。另於院後闢草地爲廣場。瑤草琪葩異香馥郁。可以隨意散步逍遙。

一伺應 每舍派專僕供役。外更豫選侍女。皆妙齡二八。質性溫柔。可以任便雇用。

以上僅舉大略。他不悉載。欲至者請先通函掛號。本院當特遣專車在卡靈車站迎候。旅舍無多。幸勿交臂失之。

四月三十號避暑院主人白

於是某讀畢。拍案呼曰。天壤間亦有此避暑院耶。吾今者必一往之。以暫羈此。不繫之身。念定忽思其地奢華至此。一日之費必中人十家之產。以吾寒士夫豈能咄嗟立辦。以是一念幾欲斬斷去志。另爲一枝之借。而終日思維。旣醉心此。告白。

說

林

第 四

集

之四大特色意終不忘乃委婉函詢微露其經濟困難之情函寄後二日覆書已至惓惓以食宿之費不必掛懷爲言某聞此好音意主人必任俠好客乃不告父兄不謀朋友與再約行期束裝獨往至卡靈見村落荒涼市舍三四前多僻徑爲一小埠役夫車馬皆無有也久之一乘敝敗之車迎面而來車上一御者鬚髮如蓬已半白矣於時夕照銜山暮鴉歸樹某徯徨間見而歡迎遽問以避暑院路徑曰吾固避暑院之馬夫請君可卽登無愆時也某察其面色但閃爍不定疑非爲避暑院所遣盤詰之出掛號一信某信之乃使挈行李已跳而坐車上趣老人驅車行老人故遲不前迨天色已暮乃疾驅某於昏憊中但覺四蹄得得所過皆無人之境約三四里問曰去院址近否不答又數里問之不答如初某探首窗外見黑雲漸收鉤月之下一孤館特立四無居鄰而後有小山下環林木驚曰此危地也欲再問而車輪停矣老人曰汝可速下自運行李入吾室也某聞之瞪目不知所措老人敦趣之詞嚴而音聲如狼某大怒亦狂詈曰引人至荒僻地并此事又

將規避耶。此爲汝應盡之責。汝毋疑。吾囊無多金。自今始後。會方長。若如此者。吾將舍君等去矣。老人目光炯炯。見某作憤憤狀。乃反冷笑。掀其鬚。言曰。汝無作囁語。此十里以內。皆爲吾勢力範圍。地老夫郎院之主人。君休矣。無更擾吾事。某逞其怒氣。爭之。主人掉首不顧。有瘋犬十餘。自林中暴跳而出。皆毛髮長披。赤睛鈎爪。磨牙搖尾。環而爲凶噬狀。某身當其衝。震懼若失神。主人因更甚其辭。指曰。此吾畜獵犬。囁若輩。如一草。今死生之命。懸於吾口。某素負傲骨。至是乃乞憐。唯唯而已。

入門見重樓廣舍。空洞如大家氣象。時已七下鐘。不見一燈影。亦不聞一人語。之聲。大異。旋主人啟一戶。呵曰。止此可爲汝寢室。視之。壁間蛛絲密布。中無長物。惟几一榻。一皆半新不舊。某於是凝神靜慮。思彼必爲中落戶而設計以誘財者。吾何如。償其願。傾囊金與之。因問主人。此舍金需若干。而手探其囊。主人曰。吾家藏金。尙可支十年。汝第順從吾令。此不必也。某心滋勿信。而不敢爲後言。卽手拂案。

塵向主人索取一燈略作休息。主人告以餐食之所。并與約法三章。皆所以爲取締者。某跋涉長途。又受劇烈之勞。此時已飢腸轆轤。不得已委迤至飯堂。忽見內一女有絕色而麗。某遽前問曰。汝爲侍女耶。女搖手止之。且低聲曰。我非侍女。我亦爲所給而來。請謹防之。得間當詳語君也。某如夢初醒。欲復問而女已入主。人亦追蹤至。疑兩人或有言切責。某謂吾院中男女有別。後勿與女通一語。某諾。之而心益不寧。是夜孤燈獨宿。思世情詭祕。政海風雲。旣愈變愈幻。而青天白日之下。又不虞有此黑暗地獄。旅愁客思。百感俱來。明日某起而室門爲主人加鑰。未啓。至日酣。乃得出。自此每日以爲常。某下車後。見種種情形。皆離奇之尤。思惟求女所在。問之或可知。顛末而一念。又恐女爲同黨。搔首問天。不知究如何。而是日。下午。主人閉外戶。復一鞭往車站。某諗之。悄然行各室。仍無所見。少頃至廚下。見女駭曰。不慮爲主人覺耶。某告之。且曰。昨蒙子垂憐。未聞其詳。請語我可乎。女問某來時之事。知某爲巴黎名士。乃嘆曰。今以簡短之語告君。吾之來以養。

病爲名實多隱衷。孰意言不副實。一失足無異鼈入甕中。永永不見天日。當吾至之始。主人欺吾在弱凌虐更甚於足下。吾百端將順。彼始改其野獸之性。與吾約曰。汝嬌養深閨。尙不知足。欲更藉避暑。覓友尋歡。在理當受天之罰。今爲吾司庖廚。以十指及勞力。自求餬口。吾故富家女。何嘗習烹飪之事。祇念速死不如苟活。故日夕在此間爲傭婦。以妾命薄。蒲柳之姿。死不足怨。顧君在盛年。英氣凜然。將垂鵠鵬之翅。以迴西海之波。亦不幸致於死地。此老嫗強恨無力。以脫此阨也。某泣下。女亦泣久之。某曰。袖手待斃。終非計。盍設法以寄書者。女大反對曰。檻穿餘生。豈尙有書信之自由。試觀此間。自彼一主人外。尙有他人否耶。重門深扃。若待獄囚。以彼殘曠。豈樂爲寄書之郵。卽寄之。亦必不令吾等昌言其短。吾曾作一書。彼見之。幾立戕吾也。然則彼一而我與汝共二人。結袂以逃。或庶幾可免此患乎。曰。君誤矣。彼有獵犬。晝夜伏林中。梭巡甚嚴。若非主人在而見人者。必囁之。昔有一旅客。亦爲避暑而至。且飽犬腹矣。君慎毋冒險。上帝有知。必不令余等久陷檻。

笄中也。某慘傷不已。復曰。吾二人已矣。然逆料後來者實繁。有徒不早於死中求生。則彼多一坑陷。卽增吾兩人之罪。吾意惟同謀協力。先以暗殺之手段。乘間仆之事之克濟。幸也不濟。則亦拚死耳。女止之曰。不度德。不量力。而行僨事實。多今彼雖一人。身有手槍。膂力絕倫。搏之必不敵。徒死無益。計無有左於此者。某偉女。論回念以前種種。皆失諸過激。卽今昨之在此室處。亦有以自取躊躇。間犬吠之聲。隱隱自戶外入。二人匆匆而散。可三分時。主人歸矣。攜兩旅客似夫也婦者。入門。其處置一如某夜間集某與夫婦堂上。施嚴肅之令。先問某何能。曰。吾來爲避暑。實無能者。主人大慍曰。人生世界各有天職。豈容汝一人不勞動而食汝須知富貴之家。錦衣玉食。唾咳興雲。生無補於時。皆世界之蠹賊。而尙不自愧。每喜掉三寸之舌。顛倒黑白。此輩清流可投濁流。汝果無能者。吾必立殺汝。言次聲色益厲。某見之。計違命者殆矣。乃曰。我善屬文。先生有書信簿記之事。必能效力。曰。汝不聞耶。文字作天雨粟。鬼夜哭。吾最惡文。不用汝。舐紙弄墨。摛藻揚芬。以消磨吾。

院中之歲月。欲生者必更思其進。某自語曰。怪哉。彼之告白及覆書。是何人所作。而倒行逆施。豈彼亦憤世嫉俗者耶。然吾旣受制於人。奈何思久之。乃曰。彩色畫如何。主人意此爲美術之一。乃點首命以若干日。畫牆壁。必滿。更顧問二人。責其至後園灌園。且令夫婦異居。勿復准相見。

歷浹旬。此黑暗之避暑院來賓日多。主人之出迎時。必以日暮至者。咸授苦役。或禁錮之。哀號毒詈之聲。所不忍聞。顧外無救援人。各深居若處。狴犴莫能發難。惟某在庭戶之間。施朱塗赤。終日從容得與女時爲私語。覩主人之舉動。某日。主人遍局各舍。有事出戶外。女曰。時急矣。不可再事姑息。吾昨思。說部書中有一客。挾重貲遠遊。遇仇人。攫其金而幽諸一室。室在河上流。客乃拾木片。書其情密。投河中。木浮而下。見者以告其官。遂遇救。今此後阻山爲險。雖巖崖峭壁。峻不可登。然山下一澗。實繞在牆外。吾日汲水於此。觀其流甚急。若作書以投。亦萬死一生。之計。某難之。女意甚沮喪。謂屈指來日已逾月矣。以彼居心。必不令吾等長此終古。

於是二人目擊心傷慨然以全體存亡爲任各默禱上帝喃喃不絕明晨忽雷雨大作頃刻之間濶水暴漲數十丈力逐亂石勢若千頃之波女喜曰可矣以告某并竊取主人白蘭地及葡萄酒瓶各一傾酒於地中納急書其詞曰

君等見惟一無二之避暑乎此告白登諸四月三十號各新聞昭彰衆目詎意主人包藏禍心專爲引誘士女塗炭生靈所行與所言適爲絕端之反對吾等無先幾之智自陷虎穴旬日以來親見瘞斃及槍擊以非命死者無慮十數奔竄無由呼號莫聞今存者十餘此日之尙存不知明日之卽亡拾吾書者尙希從速鳴官則天兵旣臨吾等可重覩文明不爲溝中之瘠主人身短而肥目赤面凶他無所長惟三面林中畜有瘋犬皆狡捷無倫可限戎馬之足兵來須先斃其犬後搗巢穴計之上也勿促告急不盡萬一

書畢另署副本亦納諸瓶中而封識皆如其舊密踰牆置濶水水急逐瓶而下須臾不見女知其或有效也

三日主人檢點院中有二十四人適符其所定額既喜其盛又懼其人多則易生變乃召集全體至飯堂開會自爲議長高張其手槍示衆曰若等各毋動余乃國家貴族福特史邸侯爵平居喜作威福役使人類如草芥之不相惜於是議院中諸議員常彈劾我非禮妄爲迹似瘋癲應褫爵置瘋人院奪吾自由當時我襲祖父之蔭聲勢烜赫謂此輩之攻擊如以卵投石必無效者後吾染神經之病朝庭過聽流言竟下奪爵之令余憤激甚卽遷怒昔日之謗者顧言論不一莫從發難遂訪求瘋人院之章程知瘋人院者乃羣收衆瘋人而處之一所以不瘋人爲其監督甚慘無天日余乃異想天開思瘋人之名皆出於個人之指摘瘋與不瘋孰實能辨彼旣有瘋人之院吾何不用取締瘋人者建不瘋人院以一爲瘋人吐氣顧上有老母性情恣睢故甫解組綬又阨家庭一時大願難償良用鬱陶迨上年家屬已盡我乃卽此別墅大爲經營今吾假避暑院之名號召君等幸皆入吾計中濟濟多士一堂薈萃此不瘋人院已爲成立吾亦不暇多言且不暇多與汝作

無謂之周旋。蓋吾知若輩來者安食已慣。終未能習勞不如卽驅鬼錄以了吾願。然餓死吾不樂。見以甚可厭也。殺死吾亦不樂。多用武以殺人之事爲吾貴族所司空。見慣嘗憶歷史。有一昏君使凶狗吃活人。此一劇必甚可觀。且吾門外畜獵犬。吃活人亦最歡迎。今數日未得人。吾將飼之而與寓目焉。何如言已。主人拍手大笑。衆泣下如雨。或思爲困獸之鬪。而怖其威。主人又曰。可恨汝等無用。此旬日間。但略親職務。已皆十分消瘦。恐未足飽吾犬也。言次。乃探其懷。取一號叫。將吹而犬吠之聲已狺然起林中。少頃槍鳴犬聲止矣。主人立變色趣而下階。忽見數十兵士各執排槍踰牆入有諭爲院主者。連發數槍。洞中其腰腹而死。更令於衆曰。無畏。固爲若輩來也。衆稽額若崩厥角。問曰。僕等身臨水火。盼天威久矣。未識彼以一人何敢祕密作威福。如是一隊長謝曰。使君等勞苦皆鄙人治職無狀。是院本爲彼爵邸。以彼有心疾。奪爵纔一二年。不料其疾益深。大演此殺人之劇。於是各陳其來時之歷史。或歌或泣。擾擾半日。如鳥獸散。而某與女獨不言其功。旋

二人爲夫婦。是院沒爲公園。發藏金。得數十篋。此事曾見諸某西報。蓋主人亦盜而瘋者云爾。

蓮娘小史

前 度

蓮娘。逸其姓。姑蘇臺畔之官家裔也。毓孕時。父爲蓮花廳司馬。故小字阿蓮。阿蓮之名。婢媼不敢呼。呼以蓮娘。蓮娘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凌波洛神不能擬其豔。渡江桃葉不能喻其媚。玉立亭亭。有瀟灑出塵之概。性愛花。凡酴醿。薔薇。海棠。金雀之屬。靡不手植牆腰。砌殆遍春葩。秋豔繁麗。若錦城以己名蓮。尤愛蓮成癖。嘗取隔歲蓮子。蒔小蓋中。置諸棗花簾底。每當慧珠胎碧。花放如錢。日與此解語。之花偎傍於妝奩鏡檻。風開笑靨。煙展眉顰。人影花光。幾復不能自辨。

蓮娘旣夭。蘊清豔。更具冰雪聰明。凡書一經。寓目卽印入腦。蒂深固弗忘。年十三。卽舉十三經。學作文。揮毫落紙。灑灑千言。教以韻學。又琅琅上口。半月卽工吟詠。

說林第十四集

芊綿清麗傳誦名流。好爲宋元詞曲。輕圓柔脆。逼真漱玉遺音。粉蓋脂奩芸編雜置。湘簾棐几時逗書聲。顧以舊學。妙實用。遂入學校肄業。怯盧文字。九宮算術。罔弗研究。極精程度。驟升超躋高等。青出於藍。冰寒於水。教習深折服之。司馬公喜曰。此吾家掃眉才子也。使今日若廷試女學生。彼某科舉人。某科進士之徽號。眞取之如拾芥耳。蓮娘莊然曰。兒意殊不如是。怪詢其故。蓮娘曰。兒第願爲愛國之蘇菲亞。不願爲南朝之女博士也。司馬公大異益視之。若掌珠。

無何風燭淚殘。蓼莪詩廢。淒風苦雨。僅遺此孤雛。寡鵠。唧恤茹哀。隙駟不留。旣虞卒殯。蓮娘仍赴校修業。已而以最優等畢業矣。顧蓮娘雖生長綺羅叢中。毫無脂粉嬌矜習氣。生平不解勢利爲何事。遇人則無貧無富。一視同仁。卽臧獲亦御之。若平等。惟是豔於桃李。清於雪意。凜如也。蓮娘旣學貫中西。融通新舊。以是睥睨一切。痛中國女權不張。雖近年女學如林。而求一羅蘭批茶之儔。杳乎難得。惟新茶花。茶花第二之類。時有出現。爲可嘅也。又視世界上男子皆濁物。謂吾國數千。

集 第 四 林 說

年來夫婦道苦。苟遇人不淑，新縑故素亦難盡其隱痛。以是蜂媒蝶使雖繁繞於門而蓮嬢輒不報。可母氏戲之曰：吾兒視天下迄無良匹。豈竟欲以丫角終耶？女亦嫣然曰：兒何敢執不字之見。貽親憂特物色難耳。且母不見近時報端載秦西有六十餘歲始行結婚禮之新婦乎？婚姻貴自由。不自由毋寧死。

銅雀春深小喬未嫁。閨中少婦不解春愁。時而班管臨池學簪花之格。時而起舞清影唱踏月之歌。逸興遄飛。予懷渺渺桃花源裏廣寒宮中。恐無此雅人深致也。一日蓮嬢春睡初覺。攬鏡畫眉顧影。頻頻正在憐我憐卿之際。忽憤然作色曰：吾何事以金錢寶貴之光陰日加修飾。以虛擲諸梳妝臺畔。調鉛傅粉。甘心爲彼男子之玩具乎？嗟乎！吾往日寧非墮入五里霧中而不自覺也？幸迷途其未遠。知今是而昨非。吾安可長此不變？從此鉛華不御。膏沐不施。淡掃蛾眉。自成馨逸而天生麗質。光豔更倍於曩時。

荳蔻含葩歲蕤。自守蓮嬢蓋已織素年華矣。有東海王孫者貧而才與蓮嬢爲中

表親金張戚晚時一過從生則范庫胸羅蓮娘更謝家才豔往往倚窗角藝煮茗質疑誼屬通家不妨稍弛形迹矧蓮娘豁達大度且復引爲贊友烏有如小家碧玉瑟縮羞人之態獨是耦俱無猜傳情自在阿堵心潮意電已如靈犀一點暗暗相通矣東海生欲爲涉江之采因先以詩探其意且索丁娘之和詩有尋芳院落蘿蕪地選夢池塘菡萏天又前身似爾原明月後夜相思只曙光星之句蓮娘得詩悵觸彌目悄坐紅窗手擎珠鎔驀然似有所感於是研烏鷁擘霜箋援筆而和之有風露幾番憐獨立星河昨夜爲誰低之句生盟薇莊誦默喻其旨籠以碧紗藏之什襲遂託蹇修以將意母大怒曰靡論孽女之嫌於理不可且措大酸子妄想以鴉羣逐鳳寧非咄咄怪事斥不許久之蓮娘始聞意良不懌歎曰婚姻之制不聽兒女自此弊不除正不知多少紅顏自嗟薄命而化作香閨夢裏人也自是厥後蓮娘居恒兀兀翠黛纏愁萬疊雲山都併作心頭幽恨有時憶及往日唱酬則更揉碎芳心惱恨春光之漏洩。

雙丸跳盪容易年華有某生者東洋留學生也年少翩翩風流蘊藉旣美且富未免驕人偶拾西學之皮毛訥訥然卽以新少年自命愛國之誠溢於言表啓發民智改良政府之口頭禪時時掛諸齒頰顧以選色頗苛尙爲無妻之牧豎

鮓菜鶯花良辰三月踏青士女聯襪如雲一日遇蓮嬢於某氏園中邂逅芳姿神經俱顫風光撩亂春色迷人意馬蹠弛幾如詹天游之魂銷眞箇時時顧對玉人撩以傳情之眼角蓮嬢已覺亦不期低垂粉項紅暈梨渦心中憤謂是兒目灼灼向我作此怪現狀狂且之醜態盡露矣倦游而返了弗措意某生歸詳敏家人知蓮嬢猶作羅敷之待字爰託媒婆乞婚於母母私念今日外洋留學生一經廷試便爾登仙前程殊未可限量況復多財善賈卽欲尋走終南門徑亦無慮運動之無貲將來快墮乘龍大足爲門楣光采於是示意蓮嬢蓮嬢搖首曰彼紈袴家兒郎特情慾中人非道德中人也彼烏知有學問外觀有耀實中虛耳雖然彼智巧而多金必富貴第富貴如浮雲良非吾所願五花冠誥一品夫人吾無堪大福澤

能。消。受。母。大。怒。曰。癡。兒。彼。家。錦。衣。玉。食。何。求。不。遂。天。與。勿。取。更。從。何。處。能。覓。此。如。意。郎。君。我。固。不。欲。汝。之。爲。嬰。兒。子。而。養。我。以。老。也。

母。命。難。違。婚。成。怨。耦。家。庭。壓。制。蓮。嬪。固。無。可。如。何。也。然。竟。絕。口。不。談。此。事。惟。日。嘵。夫。歐。化。東。漸。婦。德。日。壞。女。界。種。種。可。悲。可。駭。之。怪。現。象。日。接。觸。於。眼。簾。不。禁。憂。從。中。來。嘗。謂。女。子。必。學。問。與。道。德。兼。具。斯。足。爲。國。民。之。母。今。日。目。金。絲。鏡。足。吉。莫。靴。貌。文。明。而。實。破。壞。道。德。者。反。不。如。當。日。之。女。子。無。才。便。是。德。耳。每。當。夕。陽。欲。墜。餘。霞。滿。天。則。擇。幽。舊。之。區。珊。珊。獨。步。以。吸。新。鮮。之。空。氣。時。長。吁。時。短。歎。不。知。者。以。爲。有。女。懷。春。而。孰。知。蓮。嬪。傷。心。人。別。有。懷。抱。也。蓮。嬪。既。慨。然。以。開。通。女。界。爲。已。任。益。殫。精。研。究。各。科。學。矻。矻。窮。年。容。光。因。而。消。瘦。其。母。止。之。蓮。嬪。曰。所。貴。乎。人。者。能。有。益。於。世。耳。若。僅。此。數。十。寒。暑。悠。悠。沒。世。蛻。此。臭。皮。囊。還。與。草。木。同。腐。不。亦。有。忝。所。生。乎。我。身。已。作。等。閒。看。吾。固。樂。此。而。不。疲。也。

曇。花。易。萎。璧。月。恆。虧。無。何。蓮。嬪。之。病。作。矣。春。色。飄。零。香。桃。骨。損。腰。肢。日。以。纖。豐。頰。

日。以削藥店飛龍盧醫無效。蓮嬢臥病在牀。已如水面殘荷。經秋零落。乃仰天長歎曰。天乎。吾將長此終古乎。慷慨激昂。淚如珍珠之離索。婢女皆莫能仰視。百兩將御。秋以爲期。結婚之候至矣。蓮嬢方在病中。不能成禮。兩家日望其痊。一日。蓮嬢掙扎握母手而言曰。兒不幸蚤傷孤露。惟老母是依。而今已矣。惟念骨肉無多。兒竟中道夭折。不能奉侍老母。以終天年。悠悠蒼天。曷其有極。願母勿以兒爲念。言至此。哽咽不能成語。嗚呼。文鴛影散。湘娥之夢長離。彩鳳身飛。錦瑟之年隔世。而此絕少之佳人。已作離魂倩女。翩躚跨鶴而去。惟餘月轉空闌。風搖白柰落葉。微響秋蛩哀鳴而已。

巫風記一

不才

湖南某縣僻在萬山間。俗信鬼而尊巫。蓋苗風也。某甲者。夫妻子婦皆業是男。曰。覲女曰巫。別某甲爲大覲。子爲小覲。甲妻爲大巫。子婦爲小巫。大覲幼本家傳。飽經閱歷。故其行益工。凡有冤魂爲厲。及其他奇病等最棘手者。大覲始去。餘如解

說

林 第 四 集

禳。妖。星。祓。除。疫。癘。不。祥。等。則。大。巫。能。爲。之。跳。神。搶。神。符。籤。治。病。則。小。覲。招。魂。懺。悔。腹。語。降。神。關。於。女。子。事。者。則。小。巫。四。人。各。有。所。長。以。難。易。爲。階。級。凡。巫。術。皆。備。故。求。請。者。踵。相。接。幾。有。山。陰。道。上。之。勢。居。人。迷。信。最。盛。尊。其。家。爲。神。宅。焉。有。布。商。某。者。年。四。十。餘。止。一。子。愛。若。掌。珠。忽。染。怪。病。平。時。飲。食。言。動。無。異。常。人。疾。一。發。卽。不。可。睹。日。光。雖。燈。火。之。光。亦。不。能。寓。目。惟。重。帷。疊。帳。黑。闇。不。辨。面。目。則。摸。索。中。飲。食。舉。動。如。常。人。若。偶。一。照。曜。則。體。立。殞。撫。之。幾。冰。矣。語。氣。尙。僅。屬。以。是。知。其。不。死。撤。燭。息。燭。頓。形。活。動。每。月。發。二。次。或。三。次。發。輒。以。三。日。爲。度。不。發。時。固。了。無。異。人。處。也。布。商。以。舐。犢。愛。苦。之。人。皆。噴。噴。曰。鬼。疾。乃。求。大。覲。大。覲。曰。此。無。足。異。吾。兒。一。往。子。妖。也。吾。將。以。神。符。治。之。然。必。大。陳。牲。醴。舉。旃。檀。寶。炬。等。物。以。資。吾。輔。以。焚。鑼。及。紙。幣。帛。若干。費。雖。多。苟。獲。請。於。神。病。必。霍。然。且。可。永。絕。後。患。布。商。夫。婦。信。之。設。壇。致。祭。惟。所。欲。爲。及。期。小。覲。乃。行。跳。神。術。其。法。設。祭。於。壇。牲。醴。告。備。戒。孕。婦。雞。犬。勿。

近親屬觀者亦以所圈地爲限選擇童男女各十八人合卅有六分侍壇側執三角旗小而色黃若孩稚玩物然事作童男女又各擊小鼓唱迎神曲吹螺鳴若塞上笳其音悲慘約炊許小覲忽僂僂舞顏色變異須臾仆矣地上鋪紅氍毹潔無纖塵仆者如臥草茵上旋卽躍起則目閉手舉狀至可怖忽又仆矣凡三躍三仆乃昂然上坐不復仆此時眉軒目動夐殊常態手捉令牌槌案大聲作神語飭將擒魔鬼來必有童男女中一二噭然應亦玉山頽矣旋躍起則令牌槌案聲又起如問官之審訊獄囚者間何以祟此怪求寬宥神不允久之始責以遠逝妖哀告乞憐良久而童子醒神下座而仆迨醒則依然一小覲耳索杯水入手以指書空旋繞作蚯蚓狀尋止卽舉杯水給主人曰此神惠也飲病者沈疴立愈主人奉之果視爲續命湯至也小覲始收拾布具從容而退問其所獲酬則已三十金矣病殊無愈理布商夫婦大惑乃更求諸大覲大覲若爲健忘也者復詢名姓更作寒暄布商述及前事則皇然曰今可愈矣子歸速按此圖設壇位吾自遣人夜

近親屬觀者亦以所圈地爲限選擇童男女各十八人合卅有六分侍壇側執三角旗小而色黃若孩稚玩物然事作童男女又各擊小鼓唱迎神曲吹螺鳴若塞上笳其音悲慘約炊許小覲忽僂僂舞顏色變異須臾仆矣地上鋪紅氍毹潔無纖塵仆者如臥草茵上旋卽躍起則目閉手舉狀至可怖忽又仆矣凡三躍三仆乃昂然上坐不復仆此時眉軒目動夐殊常態手捉令牌槌案大聲作神語飭將擒魔鬼來必有童男女中一二噭然應亦玉山頽矣旋躍起則令牌槌案聲又起如問官之審訊獄囚者間何以祟此怪求寬宥神不允久之始責以遠逝妖哀告乞憐良久而童子醒神下座而仆迨醒則依然一小覲耳索杯水入手以指書空旋繞作蚯蚓狀尋止卽舉杯水給主人曰此神惠也飲病者沈疴立愈主人奉之果視爲續命湯至也小覲始收拾布具從容而退問其所獲酬則已三十金矣病殊無愈理布商夫婦大惑乃更求諸大覲大覲若爲健忘也者復詢名姓更作寒暄布商述及前事則皇然曰今可愈矣子歸速按此圖設壇位吾自遣人夜

點落一處。霎時燈燭盡明。道姑仍仗劍執杯居中而立。小覲乃呼主人至。詔之曰。爾子爲妖星所祟。今用禳解法。星恙十去七八矣。明日仿此設備。更一行之。則疾立瘳矣。主人唯唯。莫敢誰何。大巫挈其子從容而去。明日又至。所施術如昨。旣畢。主人曰。愈乎。大巫曰。愈可勿疑。然兩日勞金爲梵天羅漢數。幸解囊相助。勿固却也。主人本慳吝者。至是動輒數十金。正躋踴間。婢媼報病者已出。顧瞻如平常。且命速謝神仙兒。今愈矣。婢媼皆失笑。大覲益驕矜。立索重酬。累增至百金。始邇迤。出門去。然不三日。而病者忽又發他疾。譖語喃神。思聳亂布。商大驚。不得已。又犇告於大覲。大覲曰。是誠非我莫能矣。姑從爾往。視之旣至。則戶庭井竈俱言有犯煞處。最後指一木柱下蹙額而言曰。此中有魔物。苟不除禍未已也。然欲除之。非毀是屋重建不可。布商因新築輪奐。有難色。大覲曰。子姑在是柱下設祭。吾夜至。有術可驅之。布商唯唯。大覲旣去。家人皆影響附會。以爲夜間時作怪響。或云紅袍白鬚者。躡躅堂中。人逼之。輒沒。於是柱下無怪。大覲有是言也。布商亦撫然。

說

林 第 四

有懼色。迨夜大覲至。禹步誦呪。神采不凡。忽變色却步。燈燭盡滅。窗外鬼聲魑魅。主人及親賓皆抱頭竄散。或駭極不省人事。迨衆漸蘇醒。則大覲植立堂中。燈燭照耀如故。一老嫗言聞其大聲呼斥。有鬼聲如泣不可辨。最後聞老神仙許其饑度。始寂然。主人信之益堅。老神仙者指大覲也。時主人始整衣冠。登堂大覲事良已。顧謂主人曰。此魔殊不與。聞爲祟者乃別一鬼。自言前生爲婢爾子爲主母。任意虐待。卒罹其大杖。誤中要害。以死。彼時主母之令。恆閉婢於黑室中。且令作工。不及格。則予杖。或竊燈燭。則亦予杖。未嘗寬宥。及死時。時思所以報。然雖得請於帝。而主母恃主君福祚。終身無隙可乘。今生爲公嗣祿命。亦殊豐厚。故止以不見光明苦。之前此。神力驅逐不得已。始遁去。今聞公私一寡婦。乾沒其貲。天譴陡加。或且絕嗣。故敢大肆其毒。必制命而後甘心。公若不亟自挽救。恐無及矣。布商聞言。五體投地。顏色灰土。額上汗珠大於戎菽。蓋其事殆非子虛也。自白無狀神仙。尙許懺悔。否。大覲曰。某祠已頽。某廟已毀。汝能修復之。此其一施舍飯僧購神符。

集 第 四 林 說

神藥若干救人此其二焚鑑幣若干億兆此其三三者缺一不可子願之乎曰願乃立取白鑑金幣若干悉付大覲曰願爲吾兒贖命大覲又向空作問答狀語如鵝舌不可解良久曰鬼幸緩頰此等善舉鬼得之可超生樂土也布商大喜大覲從容歛金去反問病者病者姑妄應之曰果一女鬼今不見矣老嫗又從旁解之曰神仙爲汝驅去第凝神安睡明日必愈也病者曰諾時病者蓋舞勺年齡耳布商益信之以爲大覲之技果神也不數日病少間矣大覲忽過布商家呼而語之曰爾柱下魔火祥也不除必兆焚如除之非數百金不可布商難之大覲不顧而去家人聞之大惑齧聚而噪曰大覲神仙也奈何違之布商終以多金不果從一老嫗者佃人母也慤懃交至卽前此聞鬼語者布商弟某讀書爲童子師持孔子戒不信鬼神力撓其議居無何老嫗言夜起溲溺見屋上有紅鬚赤袍者五人持大尺徧量屋宇下有衣冠或短褐者數十人頓首不已五人殊不顧予駭極而歟忽無所見是必火神也宜速延大巫禳解布商不得已果踉蹌入大覲家求禳解

大覲掉首不允至長跽終不許布商乃舉十金置其几案而出夜至家惴惴焉恐言之驗持燈細視門隅竈角殆徧一雞忽夜鳴布商大懼立起持戽斗注水灌之以爲無患矣夜將半老嫗大呼火起火不知所自來滾滾已盈廚爨延及房櫺矣布商與其妻裸而出猛憶子睡廡下亟往呼之佃人負之出則已驚悸不能語夫婦相抱大泣火旣燼新築之室爲瓦礫場矣積蓄旣空而老嫗者不知所往佃人求母得餘燼以爲骸骨大哭不已布商乃貨其田以慰之且別結茅廬以棲止焉自是雖有田數頃而蓋藏如洗日夜愁怨無何子又以驚悸死矣弟以大覲之言必驗頗疑焉集同志之友語以故友黃生者宦裔子也其母亦信巫因言大巫常來作禱祈事吾心銜之者屢矣欲有以懲之予能助我乎布商弟欣然曰可黃生乃僞抱恙布商弟至其家問疾適生母語及巫布商弟力贊之且以必致大覲夫婦爲上乘生母因出重金要之覲巫夫婦果至布祭設壇一如布商家狀而兩其處蓋男女異宮也及夜施術矣燈燭旣滅忽大覲呼聲如牛喘諸戚友皆竄散以

集 第 四 林 說

爲鬼力兇悍莫敢過問也。大巫室中亦然。既而音銳利慘若被創之豕。衆終遠竄。不敢近。久之無聲。衆猶憚於幽怪。不敢試窺也。且凡燈燭滅後。必待其自明。巫覡有呼召聲。主人始可入。是以持規例相待。約四鼓矣。尙寂然。燈燭亦終不復明。主人親友皆驚異。聚議良久。咸以爲必俟天明。否則無一人願入地獄者。未幾。東方白矣。一健者挺身欲入。試伏窗而窺。不見動靜。轉念不覺毛戴瑟縮。卻步卒退出。糾衆乃入。則大覩橫臥地上。黃泥塗澤。面目殆徧。口耳皆塙。塙頸間有青紫痕。大巫狀相類。并褫其衣。私穢皆見。兩人俱赫然冰矣。主人大驚。以斃於鬼告其家。小覩及小巫奔至見尸。狀疑有人害之者。報有司檢視焉。亦以爲係盜。吭死然終以鬼斃成疑案。且事無佐證。莫能成讞。捕主名也。棺殮而已。生家贈卹以百金。小覩亦無辭而去。久之小覩術拙益貧困。而小巫妖媚頗爲人所請求。一日布商弟以悼亡。侘傺欲邀小巫招魂。一詢死後情狀。人以爲彼情切。不拘守昔日之無鬼主義矣。而小巫頗自矜重。不肯遽降。因餕以重金。逡巡始至。見家止有男子。赧於奏。

技。又欲辭去。布商弟固強之。小巫不得已。始袒裼鼓腹。蓋出其腹。以示語之所自。出也。須臾欠伸。欲睡。布商弟正容而坐。不稍睨視。未幾。腹中語聲噏噏。然則鬼至矣。布商弟與聚闊別。淚隨聲墮。意漸昵。初猶撫摩。繼而狎抱。終且現身說法矣。小巫大號而起。厲聲囁責。且曰。吾羅敷也。爾敢如此。無禮耶。布商弟大譁辯。以爲吾自與荆人敍舊耳。爾時心目中固未嘗有他人也。爭辯不屈。小巫乃邀其夫至。將大興問罪。師布商弟亦以前言白衆。衆莫能難。小巫夫婦大慚而去。自是小巫不敢獨行售技矣。

贛之洪都雖亦一都會而郊坰間迷信最盛。有業太子廟者。貌似道士而實巫也。專侍太子爲人治病。名巫而又實。近醫太子廟徧於村落。凡百家之聚必有之。廟淺隘。僅兩三楹。如吳越間里社神像面白作微笑狀。身甲而頭盞。儼然。少年勇將演劇中所見趙雲薛仁貴等頗相類。左執小旗。右接長劍。不知其何所取義也。其治疾有輕重二法。輕則施水或土。以爲神方飲服或敷抹。卽愈。重則必以爲

集 第 四 林 說

有鬼附身，非搶神不可。然搶神有愈，有不愈。惟某廟一廟，祝年三十許，狡黠甚，工其術獨神。凡彼所搶神者，無不愈。又姘一村婦，隱若仇儻，亦智巧過人。聲言太子有妃，宜肖其像，可爲婦女治病。村愚皆翕然信之。由是，他村皆越境求醫焉。村農某頗有所蓄，多收十斛麥，便稱富豪。鄉井皆知之。妻忽攖危疾，聞某廟搶神，獨異有太子妃爲婦女治病，乃特往求焉。村婦索金倍蓰，始許之。因言太子出神所昇之轎，乃敞篷爲之。今太子妃之轎，則錦襯垂帷，流蘇四注，蓋緩轎也。昇者必八人，故其價較昂。村農唯唯，遂先歸。既而果有八人肩輿抵其家，中有泥塑美婦人，約三尺許。宮裝珠冠，衣飾華富。村婦亦乘一小輿，隨於後。至則大呼響轎至矣。響轎者，以竹爲橫貼，轄壁之際，隔以鐵片，行則格格有聲，以爲足以驚邪鬼也。凡過橋梁，必疾趨以爲免。水神及橋梁之神參見也。村婦既至某農家，以太子妃供於堂上，則燈燭香紙先備已久。村農酌酒獻牲，炷香焚紙，然後長跪叩首，約數巡，乃誦口經及神號，宣告病狀，并祈禱速愈等詞。既畢，供養至夜深。村婦始出招前昇者。

說

林 第 四

集

至。仍。以。八。人。卑。神。像。出。至。曠。野。平。林。間。前。後。執。炬。者。須。十。餘。人。多。多。益。善。大。都。皆。
鄰。里。之。相。投。洽。者。盡。義。務。也。或。漫。遊。好。事。亦。願。附。焉。既。至。野。外。擇。墟。墓。所。在。地。卑。
神。像。盤。旋。三。匝。衆。皆。大。呼。意。謂。病。者。之。魂。輒。爲。墟。墓。間。所。羈。絆。必。以。神。力。及。人。之。
陽。氣。驚。醒。之。使。躍。然。隨。之。而。返。故。人。多。愈。妙。三。匝。既。畢。卑。者。飛。奔。而。回。炬。隨。者。鼓。
譟。從。之。如。兵。之。奏。凱。旋。者。衆。悉。呼。歸。來。矣。及。門。則。又。狂。呼。病。者。姓。名。婦。女。則。以。夫。
姓。冠。母。氏。之。上。門。內。必。預。設。一。人。應。之。亦。曰。歸。來。矣。於。是。奉。神。復。置。堂。上。供。養。如。
故。村。婦。據。案。大。嚼。飽。啖。而。去。每。日。必。來。一。視。三。日。後。仍。以。八。人。卑。神。返。廟。村。農。以。
妻。病。殊。未。愈。欲。勒。其。神。以。爲。質。村。婦。大。言。曰。爾。不。聽。吾。卑。神。返。三。日。必。病。無。益。於。
病。者。而。反。及。生。者。汝。敢。以。身。嘗。試。乎。村。農。懼。乃。不。敢。留。然。久。之。妻。病。殊。劇。村。婦。又。
聒。以。須。請。太。子。蓋。謂。其。魂。爲。一。冤。鬼。所。縛。而。此。冤。鬼。乃。男。子。也。非。太。子。自。往。不。能。
懲。之。村。農。信。之。復。與。十。金。則。太。子。神。又。卑。至。家。矣。廟。祝。某。從。神。來。拜。禱。供。養。夜。則。
出。神。呼。魂。三。匝。而。歸。一。如。太。子。妃。正。搶。攘。間。忽。報。病。者。已。逝。矣。廟。祝。乃。踉。蹌。遁。去。

說 林 第 四 集

村農雖不能破迷信。然以人死有遷怒意。乃與廟祝爲難。於是。他廟祝出而攻擊。以爲彼姘婦淫穢。褻狎犯神。怒故疾不獲痊。須訟於有司。村農以爲然。將奔赴城中求雪冤矣。忽鄉老挽而勸之曰。汝妻自干神譴。何責人爲。且事出莫須有。不可得直也。村農乃罷。然自是聞彼黨攻擊。必探聽其底蘊。始知欺人歛錢毫無實際。一夕醉歸。見一家供養太子。不覺忿火中燒。直前持其家鑿火杖。踏神像擊碎之。其家大駭。欲共毆之。乃告以故。皆不信。以爲彼醉而滋事也。執送鄉老。鄉老閔其憇也。笑而釋之。是家病者亦漸愈。自此搶神之威信頓減。某廟祝與村婦銜之。乃設計於新年之夜。暗昇神至其門外。一人剝啄久之。村農糲徐出。及拔關。昇者遁矣。一太子神兀然不動。黃昏微月。四顧無人。村農雖崛強。至是頗膽裂矣。急閉關而入。一若後有追者。其子問之。期期不能答。久之始言其狀。其子亦不敢出。明晨。村農病矣。廟祝因宣言神譴。其子欲延廟祝施術。村農不肯。蓋是日村農適晚膳。一驚而胸膈作痛。食滯不得消化。村落無知醫者。俱驚神疑鬼。其子始不得已背。

說

林 第

集

父行搶神術未幾村農竟殞命子亦冠矣以爲神譴無如何也一夕偶飲於小肆間聞一人與肆主談鬼說神其人爲廟祝多自詡搶神術之靈驗忽酒酣耳熱不覺道其得意事歷歷入耳知卽爲父事也忿甚欲起毆之旣而思一擊不足洩憤不如緩圖之嗣見一婦人至搔首弄姿爲狀甚惡譖笑久之乃入肆主內室去村農子亦歸明日徘徊其廟畔廟祝見之以爲酬神來也頗示殷勤村農子亦姑妄應之周視其室而出又明日與佃工數人訂約伺村婦入其室後結束而往破扉擒獲雙雙縛之宣告村婦家族毀其像投之圍圈蓋廟祝與村婦糾合未敢公言也至是村婦家族大羞怒執廟祝送有司治之驅之出境村人皆稱快至今號村農子爲莽太歲云

不才曰以淫殺刦虜對付巫者迷信人必以爲大不道然實孝子悌弟也安得盡如布商弟村農子者以掃蕩此妖雲毒霧之社會哉

巫風記二

不才

集 第 四 林 說

往時聞江浙間有所謂花會者頗不解其情狀以爲必男女雜糅之擣蕩場也而不知其事乃近於鬼神蓋亦巫之變態神權之窮而欲以財利則易動也仙山靈草之旁乃發明此不祥之惡劇至今滬瀆亦染其餘腥焉台之黃巖者有一廟祝年老矣終身未娶衆稱之曰童身所居曰柔橋廟曰東阮蓋在橋東而所祀者相傳爲窮途痛哭之阮步兵也亦不知其何所取義愚夫婦或呼之爲白龍神此老廟祝者以籤語爲人卜休咎治病病輒小驗凡病者往焚香叩首畢納籤於筒上下搖之有一籤躍出卽爲神所命者持籤檢其數可得方方皆預板印非香灰及清水卽極簡之草藥一二味如茯苓甘草之類是也信之者以爲神實式憑雖藥性與病相反輒奏奇功然無端爲所殺者不知凡幾矣某甲有愛子病瘧亦往卜籤屢服灰水竟以是殞其生某甲憤憤欲與老廟祝爲難老廟祝瞰其所業之可以誘惑也且事成已亦可分其肥乃傾心下之肅拜殷勤延入內室以廚下蔬筍供養檀那某甲素聞廟祝清修童身可敬遂亦不復以惡顏相向笑語旣洽廟祝

集 第 四 林 說

從容細語曰。公非鼎鼎之筒官人耶。此中自有神妙。老朽頗嫻小術。大可通靈。苟小試無不中也。能爲官人福利。蓋訂祕密。交乎某甲。姑諾之。蓋筒官人者。卽花會之主。作筒者也。其時花會初行。亦不知何人作俑。法取古人姓名三十四。主之者任用。一名納於筒。懸筒梁間。以絕移換。而納花會者。各注錢數。投入匣中。因認定一名。以射筒中所覆者。苟認名適與覆名符合。則主之者當以錢數三十倍相酬。不合。則注錢盡入。主者衆樂其博。進之多且速也。無不羶附。娟集。某甲適因筒官人屢敗。北侘傺。無聊。聞老廟祝言。計亦良得。乃捉之一。試廟祝始於臥室內。焚香。靜坐。口誦咒喃。然須臾忽仆於地。白沫流脣外。某甲大驚。欲遁。廟祝忽蹶然起。神色威猛。據案而坐。某甲不覺長跽。求神指示。廟祝如神言。答以隱謎。某甲方患不解。廟祝又仆地矣。俄而蘇某甲。詢頃間事。廟祝言已實。不知某甲告以神語。互相講解。既得要領。某甲遂自命馮婦。登場一試。果無一射中者。大獲全捷。如是者累日。所入過贏。乃與廟祝瓜分之。旣而斬於半利。頗思獨享。偶背廟祝。自爲之輒。

說 林 第 四 集

大貧急返求如約而廟祝已知矣絕某甲而自設壇於廟中以招納花會之衆自定酬神金額榜示於堂雖價格甚昂人方藉是可獲博進莫之吝也以廟祝童身而神降之名曰降童所降之神廟祝信口開河不拘一格而最可發噱者則小老爺謂觀世音菩薩之胞弟也凡小老爺降時人有問者必回身向內良久始有所答謂請命於姊云舉國若狂幾忘寢食蓋其時服田力穡不爲輟耕之太息者猶鳳毛麟角也大爲村落之害而官吏莫能禁或從而稅之以充耗費由是益熾廟祝所入既豐私置產蓄婦女實不復爲童身矣而他廟祝及業巫者莫不起而競爭然皆末學新進信從者少終不敵老廟祝也某甲旣爲所擯深銜之乃處心積慮思所以報日禱於東阮之神陰求庇護自是足跡不入博場閉戶織席以自給久之益困而推翻廟祝之志百折不回也人方駭其進德之猛或揶揄之或慘懃之俱置不答安貧如故一日忽有所感投袂而起狂奔入東阮廟大呼本廟主神至矣何物妖魔敢據吾座是時廟祝方降童口講指畫情景逼真忽見來勢甚猛

說

林 第 四

集

頓生股票態。仆地而退壇矣。某甲上壇據座大言。老廟祝欺人惑衆。妄製神靈。招致妖邪爲害。鄉里厥罪當誅。吾將上請於帝。行刑有日。且爾等謂彼清修童身乎。某婦某處子竟爲所污。今尙有某蕩婦在此。非彼所私者耶。因於羅拜之衆男女。中指出一人。某婦大駭。伏地流汗。蓋果道及隱情也。神乃長歎數聲。又言某甲罪固通天。而父老亦不得辭其咎。希圖微利。容彼貪婪淫毒。村闔戕賊子弟。吾惜衆父老之受欺怙惡也。急宜猛省去邪。反正庶不再使妖魔留此淨土。父老皆叩求宥恕。共矢改過。神乃命驅逐廟祝出廟。自後止許求方問疾。不得再談花會。如有犯者立遭天譴。爾等各凜遵勿貽後悔。語時其聲甚厲。而辭多嚴正。衆皆肅靜無譁。悚惕交至。須臾神退壇矣。某甲踉蹌出廟。一事不知。然由是有問疾者。求請者偶一焚叩。某甲雖耕樵入市。見聞絕遠。無不忽然心動。舍所業而狂奔。人以是益神之不敢或違。而老廟祝以陰私盡揭。無顏再留鄉里。卒挾蕩婦遁去。而某甲主東阮降壇者二十餘年。花會之燄稍衰云。

說 林 第 四 集

吳中盛行扶鸞術。俗謂之乩。亦作箕。以一小箕或篩斗中繫小竹枝。兩人手扶之下置沙盤。任意移動。則小竹枝畫字於沙面。扶者詳審而錄出焉。紀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中屢及其事。蓋由來舊矣。文人好事時喜其詩詞小品。或遇才鬼降乩。則隻詞片語斐亹。動人嗜痂者彙刻爲集。殆楮翰游戲之別技也。然疑神託鬼大類於巫特巫而雅者耳。若其一經迷信依神而行。亦有妨害事理者。毘陵錫山間文人學士。輒工扶鸞術。恒供養於家。以爲某仙某神吾家之主壇者也。其室必清潔。寂靜。如道者居行術。率以夜某君者。夙嫋詞翰。偶邀友爲扶鸞。得某仙姬降壇。綺情藻。思颯颯。移人大有老我白雲之意。而靈椿垂老。亦頗婆娑其下。一少子最憐愛。某君之弱弟也。忽以疾逝。遂問仙姬。是何因緣。曇花止此一現。乩言此子當再生。惟今尙非其時。明年某月日。有神鴉噪於墓樹上者。即其時也。某君父乃跼問。今在何所。乩言在某府司檢書事。頗清貴。某府神君甚寵愛之。必以淹留匝歲爲約。吾雖爲君瀆。請無益也。某君父大信之。叩求仙姬。必盡力斡旋。如約始已。仙姬。

說

林 第 四

集

允之乃又問仙姬與吾兒有緣否。乩殊不成字以表明含羞不答意也。再三問始出一詩。詩曰：曾向龍華會裏遊。桃花紅沒紫。驂鵝斜簪散。髮相調笑。一別於今五十秋。某君父大喜以爲與子有仙緣也。某君亦時縈綺思。因問何日得睹芳姿。克諧夙願。乩言他日桐陰門巷心跡雙清。有女髻齡而不言及笄而失心者。卽妾是也。卻扇後能拍肩三度。誦此詩一過。自當不昧。本來傾志。妾言以當操券然爲時。尙早非鼠後牛前不合也。某君屈指年華僅及未耳。待子六年心頗挹快。乩又以詩慰之。自此唱和無虛日。一日某君父念子不能忍。因懇仙姬至某府一探近況。能偕之來入乩尤所願。望仙姬許之。旣而言紫府侍書方隨神君遊上界。未能卽來。有機會自當圖報耳。居無何月。朗天階夜涼如水。秋心庭院瓜果雜陳。兄弟甥舅相集。試爲扶鸞。忽仙姬言某郎者愛憐之少子。卽某君之貴介弟也。別來無恙。絮絮前塵。某君大喜急奔告其父。父至歷間死後情狀甚悉。乩一一答之。最後問其何日再生。則殊函胡不能實告。父情甚切。因言兒在幽靈之中亦曾

見吾家祖宗血統曾未投生者。蓋往求之。乩言自祖以上。大都皆投生人世。今在某所者。祖也。某所爲姑。某所爲伯。叔。姊。妹。某君父子。益欲一睹。新奇藉炫其術。之神妙。因細詢居址姓名。令人訪之。果有是家。或不訪而已。知其身家。蓋素稔者。有村婦某氏。生女甫二齡。以爲其祖姑也。強牽之來。供養甚腆。日向其二齡女納拜。村婦大驚。恐有他禍也。深夜遁去。又一戚串家成童方延師課讀。某君父以爲其祖也。突造其塾。具衣冠而羅拜之。師生惶駭。莫知所爲。主人出問。始肅然改容。爲禮。然自是人皆以爲怪事。佯爲敬禮。陰實揶揄之。某君不顧也。魚龍曼衍之戲。由乩言而編演者。不知凡幾。如是者彌年而尙以爲未足。一日者舉家夙興。盥漱早膳。畢。肩輿十餘乘。結隊至鄉間隣里。以爲掃墓也。殊不爲意。旣至墟墓。累累辨徑。而入夫婦子女。皆披荆斬棘。跋涉蒸艱。斗大孤墳。深深埋玉。方歎纖魂弱膽。從此與浩刦相戰。同歸於盡耳。而不料乃翁好事。竟致暴骨荒邱。蹈舊律。開棺之罪墓。前烏柏樹森森。成列某君家屬徘徊久之。果有一鴉飛集。狂噪不已。某君父子大。

呼躍起曰時至矣手自荷鋤而前爲衆工倡土崩棺露揭蓋視之則赫赫一堆枯骨也家人大哭交咎時刻之誤或發土之不當咨嗟抱怨草草掩埋及暮而返急請命於乩仙姬殊不至到者自云唐賈島瘦詩見骨某君殊不喜之故焚符請退良久仙乩始降曰憊甚矣爲小郎事奔走數千里終不能如約奈何衆皆問故乩曰事敗矣小郎爲某府神君所鍾愛一留三年再四懇求業蒙允以某月日後生人世豈知天恩忽沛凡無罪者一律投生不容羈遞片刻卽立飭役人押往他處投胎以絕瞻徇小郎名注籍中今且已飲乳矣但究不知其在何處俟妾竊檢簿籍始可得其端倪某君父子心氣頓平復信其言之無他乃稽首壇前求仙姬之意注意查察乩唯唯而去越數日乩又言小郎投生某地某家欲往視者可循吾言以求之家人皆忻喜如獲失珠某君父子遂按仙姬語推訊果有其家如前狀生一女過五日矣不能啼至是見某君大啼見父益甚乃告其家以故而留洗錢爲兒福某家一豆腐作衣食頗艱驟得富貴人與之周接不覺大喜過望自是常往

集 第 林 說

來餽贈如戚串。然久之知愛子之必無術可使希冀死者未卜生者可追乃益全力注仙姬而乞其卽允求婚合巹方法。乩曰文明自由時有機會何爲曉曉令人幾羞暈難堪。此時苟有機會安背虛延一刻自擲千金殆未可汲汲爲不終日之慮也。某君乃不敢言。然宛轉抽思獨標眞諦。必時爲一線之期望。自謂情種子滋昧心頭誤他師師盼盼之名。自作畫裏真真之喚。篇章酬酢情好益深。人或躬任撮合山勸之。早求中饋。主某君掉首不一介意也。又二年家益落。某君爲飢驅走江湖。父抱病奄奄了無生趣。扶鸞之侶大消歇矣。卽或時一試演而仙姬終不至。某君撫髀太息。大有城郭人民之感。從此忽忽如有心疾。卒不娶以待仙姬。百計鼓勵乃不獲。如前此之唱酬。旣而發憤。走甘涼塊然鰥處。殆將終身云。

濱具區而建縣者。婦女輒好焚修。其晨鐘暮鼓之尼庵無論矣。尙有私結團體。粗具規模。雖或唪經禮佛如故。而性質則儼然別立教派者。卽委巷間相傳之某教。某教是也。白蓮啓自明季。在理盛於清時。其他若八卦蠟燭等。皆教化其名妖妄。

其實鬼蜮其行爲所陳述舉動類皆陰森多鬼氣與道德爲讎而非社會之福是亦巫術之別派大足損壞天姿純美之婦女者也毘陵郭外數里而遙河流旋繞夙號水鄉白葦黃茆一望無際中露紅牆一角幾疑宛在中央無路可通者卽著名婦女焚修之所而實某教之窟宅也教中不容男子自謂恪守清規然其主事者往往潛入人家私相誘燭失節敗名之事時不免焉某甲者娶婦而美伉儷甚相得也忽因細故反目悻悻歸寧母氏固好佞佛與某教主事者有香火緣見甲妻而譽之曰若個好姑姑惜福薄能舍身教中稍施懺悔獲益當不淺甲妻正憤橐砧之不情也欲藉是爲解悶計乃從之遊於其藩中焉粥魚齋鼓別有洞天以爲自由樂土大悅之遂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意其夫屢欲迎之返母氏輒以偶遊戚串家爲對久之夫頗有所聞日逼母氏致女母氏終以溺愛徇女欲支梧其詞夫大疑以爲琵琶別抱或有他情也聲言將訟於有司母氏懼始促女返女矢天誓日不復歸母氏不得已以情告婿婿乃偕之往初不得入婿以強權排闥入女

不得匿牽拽而歸。自是女益不樂其夫。然夫防堵嚴密。末由自遁。母氏懲於前事。亦不願其他適久之防。稍懈女意。亦漸解會戚串有婚事。酒食招邀。靚妝而往。忽又遇前此之主教事者。喁喁絮語。一根觸舊情。母氏懼其故態復萌也。戒勿往。女僞諾之。迨夜而杳。如黃鶴矣。急覓主教事者。詢之。主教事者殊坦然。實不知其蹤跡。刦之。不令他往。洶洶索人。主教事者呼冤不已。衆皆言事莫須有。不宜厚誣優婆夷。夫亦自覺憑證之俱無也。乃釋之。然終不知妻之安往。窮年累月。偵探無所獲。主教事者仍往來。縉紳家。陽陽如平常。又年餘。夫以失女故。侘傺不自聊。故業雜貨。至是困於阿芙蓉。竟以失業家。無父母。一弟亦伶仃不能自立。既而病死。幾至橐葬。女母憐之。勉爲經紀喪事。是時女母實已知女之所在矣。姑洩於戚串間。先是。有紳子某者。窺女有姿思。欲一親芳澤。會主教事者至其家。作佛事。子之母故婢也。迷信鬼神。事皇皇若狂。紳逝世後。大婦已早故。貲產悉入掌握中。因是僧尼炫惑者。如蟻附羶。主教事者固某寺住持僧之。姘偶表裏爲姦熒惑。視聽出入紳

說林 第四 集

家者數年矣。頗有穢聲。然婢故多才族戚。俱無隙可乘。亦遂安之。子旣長。不信佛。事當主教者廣。闢道場。談神說鬼。之際。子輒從而擾亂之。如獨兒之亂局也。者主教者百計。浸潤之終不得帖服。子且聲色俱厲。主教者患之。用重賄餂婢僕。求得其心事。因伺隙以微詞諷之。紳子大入港傾倒筐篋。盡語以蓄意。且曰。能爲我謀此滿簾金。何足道哉。雖令吾叛依作弟子。亦無不可也。主教事者心癢。魂舞。然故斂其容色。若有所難者。曰。彼已羅敷設不樂宋王者。吾將何說之辭。雖然。公子非他人。雖粉身碎骨。必圖報。命紳子大喜。自是不復阻撓佛事矣。主教事本識女母夤緣。得女入彀。初意本令女時來窟宅中。暗度陳倉。藏春。有鳴了無妨害於其夫也。豈知春風一度。情緒纏綿。女遂作降王舉動。抵死不肯歸故土。主教事者惴惻。懼矣。乃勸公子購置別墅。作金屋。事尙未成。爲故夫劫之去。紳子大難堪。鐘鼓初長。星河欲曙。眞所謂透骨相思。斷難自解矣。計欲強權奪之。或啗以利。主教事者孰不可。曰。勿勞渴躁。吾自有術。致之公子。但早營金屋可耳。女之由戚串家遁出。

也。卽有教中人挽之去留宿其家然後送之別墅所謂別墅者實卽水鄉之後有一小隅闢室數椽藏於竹林中拏舟而過者往往以爲中係古墓紳子之出入必以夜數載而人無知者迨其夫死始僞爲購自鄉間者置側室焉是誠某教中之一篇佳話也。

金閭十里俗靡而畏鬼乃有一種奇異之教派生焉亦巫類也厥教不擇男女爲室一大間履舄交錯香霧氤氳自宵達旦不食飲不行動不言語一主席者提倡有所誦謂之功課誦喃喃滿堂幾不可辨諦審之則大學之道以下白文也聞者無不駭然謂何故讀吾黨之四子書教中人曰吾輩本受孔子戒者但恐不能誠意正心故集大衆作此功課耳從前朱文公半日靜坐歐陽子方夜讀書此皆自修功夫惜未能立人達人與民同欲耳今吾儕發此宏願徧集同胞共修正德豈有他哉或難之曰孔子明人倫男女有別今爾曹子女雜坐得毋背理乎教中人曰有教無類雖異種殊族猶當進之況同胞之男女乎況大學之道在乎齊家家

說

林 第 四

中。豈能無妻女乎。故吾教所誦者。修身齊家之道。欲奪彼誦佛號。諷心經之徒。而歸於正道。不得不男女同坐耳。或又難之。曰燒香爲漢武祭金人所自始。西域夷俗也。爾曹既從儒道。何爲又復燒香。教中人不能答。曰此制教長所定。待問訊而後告。數日教長覆書曰燔柴祭天。周宗古禮。鬱鬯之酒氣臭達於上。煙酒俱爲氣通。神明之用。今用香末實柴之細者耳。吾猶行周禮。何夷禮爲其口辨博洽。如此然其教中行動。實鄙穢所誦大學。莫知其章句。徒如誦經。唪咒而已。且不許行動。便溺以竟。一夕而又必盡閉窗戶。值天暑薰蒸之際。齷集一室。汗氣漫時發。瘦獘有某甲及某婦者。竟以頭暈腹痛。不得走出。及散會已不及施救矣。又或穢溺徧地。臭味差池。而教長猶搖頭擺尾。講誦津津。語雜俚俗。自鳴得意。聞其教頗盛。於贛皖吳下。則自教長新來傳播耳。然頗祕密。究莫知教長何人。

不才曰巫風之鼓盪社會。至於蔑倫背理。妨害人道。而終不一悟。哀哉。某廟祝之。歛於利。而交友失其信。某君父子迷信。而暴愛子之骨。捐室家之樂。某教至爲人。

奪婦而殺其夫。淫惡尤甚。而誦大學以作祿教之。僂鬼異想。天開實爲聞所未聞。則士大夫而亦甘煬賤巫之籠矣。一巫也足以破壞五倫。而有餘。且或假五倫。或面具焉。嗚呼。巫術之進化歟。抑人心之爲患也。

巫風記三

不才

粵俗尙鬼。見於漢志。故南海嶺嶠間。其迷信巫史爲甚。巫皆與道士合。凡爲道士。無不工招弭。(見周官)之術。有所謂喚魂者。則尋常病家。輒招道士爲之。道士至。則設齋壇。懸神像。拜誦經懺。了無異他處也。惟旁晚時。則怪劇作矣。必一領袖道士爲主任。餘則奔走布置。若僕役然。初用樓梯一具。蠹空而植梯級。皆縛利刃。刃鋒向上。晶瑩銳鈍。並非寶鼎。道士披髮赤足。禹步誦咒。踏鋒而登。了無懼色。凡上。下必數次。名曰上刀山。蓋爲病者消罪也。然後出鐵彈丸。如兒童游戲所擲之球。狀又出鐵鍊郎當有聲。主家預備火爐。一道士投丸鍊其中。未幾。鐵色熊熊矣。道士徐起手急捻丸入口中含之。復撫摩其鍊。良久。鐵色將黑矣。始投冷水孟中。水

集 第 四 林 說

猶。淬。淬。起。蟹。眼。卽。以。給。主。人。爲。病。者。額。面。道。士。更。出。銀。針。刺。手。血。濡。縷。然。自。詣。病。
所。以。指。塗。病。者。兩。太。陽。穴。及。左。右。掌。心。謂。之。去。內。邪。旣。畢。命。人。燃。兩。燭。置。病。室。中。
袖。拈。藥。末。少。許。向。上。一。彈。其。聲。訇。然。滿。室。火。光。耀。俗。名。發。火。粉。意。去。外。邪。也。施。
術。已。乃。命。童。子。身。抱。雄。雞。一。握。青。竹。竿。一。枝。自。提。病。者。之。袒。衣。絲。梯。升。屋。呼。病。者。
姓。名。或。婦。人。則。并。夫。與。母。家。之。姓。氏。呼。之。丁。喚。魂。時。適。有。物。當。前。過。或。牛。羊。雞。犬。
等。均。可。獲。愈。惟。不。遇。血。氣。動。物。則。魂。無。代。者。而。疾。不。起。矣。若。人。來。則。其。人。必。死。故。
鄰。里。遇。喚。魂。必。閉。戶。不。出。或。偶。有。遭。者。道。士。必。爲。禳。解。始。已。遠。方。行。人。則。不。顧。也。
俗。咸。傳。說。遭。喚。魂。而。爲。所。奪。者。身。必。有。火。印。云。亦。未。嘗。有。見。者。惟。某。鄉。一。童。子。其。
鄰。家。喚。魂。忽。游。戲。於。側。不。及。避。三。日。而。病。死。父。母。以。爲。被。害。也。交。相。詬。厲。遂。至。用。
武。各。有。損。傷。纏。訟。經。年。不。休。終。至。破。產。而。後。已。而。道。士。施。術。時。亦。甚。危。險。往。往。突。
招。慘。禍。者。某。甲。爲。子。喚。魂。一。道。士。手。段。生。澀。遽。上。刀。山。偶。一。失。足。倒。栽。而。下。利。刃。
貫。腦。死。蓋。聞。其。黨。偶。洩。祕。密。赤。足。踏。鋒。時。足。底。實。有。物。可。不。受。鋒。刃。又。足。勢。輕。捷。

集 第 四 林 說

如走繩索之戲術。然皆平時習鍊而成者。此道士不甚閑熟。且曠婦人步履頗亂。故有是變也。雖無抵償理。而撫卹紛擾。病家幾破產。病者亦卒以驚悸死。又某婦爲其夫喚魂。婦固少艾。前後從道士拜禱。道士心豔之力寸。督亂迨吞鐵丸。時忘置祕密法器紅丸。突入脣舌。皆焦爛。手指如炭。滿口流血。仆地不省人事矣。蓋目挑心招。幾忘用術。手捻既久。而舌外不傳熱之薄衣。未嘗預備也。雖入醫院治愈。已舌強不能言。俗譁然以爲鬼神懲其淫念而不謂用術之失手也。某年冬。雙門底大火延燒數百家。問其起火之因。則喚魂之發火粉偶及蚊帳而炎炎也。發火粉固不外硫磺松脂等末。然爾日室中寒冷。爐火熊熊。頗積炭氣。致上下火道相接。霎時成災。不及施救矣。凡喚魂之耗費必數十金。貧者勉力爲之。往往致落魄云。

甬東鄉間多陋俗。大都鄰於迷信。最可發噱者。則男覲而女巫之飾。巡呼村落間。言治一切怪病。應手必愈。其人首不戴髻。而簪花敷粉。怪醜之態可掬。或問其何

說

林 第 四

集

故必女裝則云先世與仙姬爲耦臨別時贈一丸泥云以此流傳子孫世世吃着不盡但必女裝而後有効女裝者像仙姬也其荒誕若此凡求治病者先取清水一杯研墨使濃以新筆蘸墨點入水中者三墨痕在水中蜿蜒下沈其人遂取竹管窺之卽述病狀似從委宛曲紋以發其意者然亦不盡如是所述成五七言彈詞部俚不堪入耳歌聲抑揚如村謳婦孺酷好聽之故常有無疾而戲延之者酬金亦不甚多數十錢或百錢而已其藥則惟一泥丸令病者以津液潤之粘著某穴絕不施他術俗名之曰爛泥膏藥然以男子女裝婦女恒曬之故出入閨幃漫無禁限某鄉一女子爲泥丸巫所私然女已有夫矣偶有疾亦延泥丸巫視之此巫夤緣而往乃曰膏藥一丸須貼臍腹且必我手貼之方能取効病者信之不數日而腹痛如絞浮腫若河魚至晚死矣家人譁然以爲中爛泥毒欲與巫者爲難巫者匿他處以免衆猶以爲無心之誤也未幾巫竟娶其未亡妻或始疑之後洩其謀則巫固於貼膏藥時入藥針於臍內矣夫家止一弟性懦甚莫爲之鳴冤而

衆論譁然巫不自安挈妻遁去

津沽當義和團未盛時卽有如紅燈照者出入人家施手術名曰姑娘子凡鄉間婦女有疾輒信彼施治蓋女巫也女巫至則燃燈一枚炷香於爐口啞啞不知何語須臾則神降其身矣判病量藥俱作神語謂之頂神時或揭人陰私語輒中愚夫婦益神之所頂之神輒有稱號最尊者曰白老太太來時聲咯咯然宛如老嫗曰黃少奶奶則清姽如少婦曰胡姑娘則嬌婉如妙女無不酷肖蓋亦口技之流也或問其太太奶奶等果係何神是何來歷彼輒阻人不可妄詰詰必致禍有洩其祕者則曰白老太太者蝶也黃少奶奶者鼠狼也胡姑娘者狐也此外又有長大姐褚相公不時降者蛇鼠二物也信此巫者稱爲五神紫竹林某氏婦者抱寒疾延巫視之巫述神語曰爾名在冥中已書銅牌勾攝之期將至矣越十日更書入鐵牌則勾攝在卽雖神不能爲力矣今幸尙在銅牌速禳之必可愈因判牲醴若干餚物若干婦稱貸典質以從其言未幾香煙繚繞牲酒縱橫女巫喃喃誦經

說林

第

四

集

連夕不已。病似少瘥。婦喜巫益驕。乃又言已。有祕方爲神所授。因娘子精誠神已。許我施治。若在他人。恐不易得也。婦唯唯稱謝。巫遂雜取湯丸。任意配合。輒用珠粉犀角等貴重之藥。動十餘金。婦貲盡爲所攫。而疾加劇。巫懼。屢變其方。以求一當。忽參苓。忽烏附。未及旬日。而婦且殆。巫遂不復至。婦族欲率衆毀其家。巫聞之。宵遁他方。月餘而返。則又售術如故矣。

亡魂入腹。皆女巫所爲。卽前記所載湖南巫亦此類也。而甬東慈谿之俗。則又有異。蓋非直接而係間接者。何謂間接。其先必有一鬼。或二三鬼。入據腹內。然後爲人家招致亡魂。皆役使此鬼。所爲謠傳。此鬼實來還債。必其生前負此人之錢。故入其腹中。爲之施術。以斂錢酬子母。債滿數鬼。亦漸然滅矣。鬼初入時。不免嘔吐。大病。然不致有害。久之始帖然。如故。出入由口。往來自如有某氏婦。因夫死逾年。思念不已。因招巫者。施致魂之術。欠伸良久。腹中出語。果如生前口吻。且其夫嗜阿芙蓉。婦問須過癮否。曰可。乃爲之鋪茵設褥。燃燈置鎗。且仍呼侍婢燒煙安置。

集 第 四 林 說

筒口諸事帖妥巫者臥榻上以腹向燈則氣縷縷出儼似有人呼吸之者俄而筒口之煙團告罄矣婦大驚益服其神且無語不酷肖自此踵門求者無虛日傳播既久奇驗益多然因求其必驗而裁禍於人雖至慘極酷不顧者此亦巫者之慣技也某姓於赭寇亂後失其愛子子年弱冠矣父母欲爲之立嗣招魂思念不已乃招巫者問冥中狀巫者言一時不可得容徐圖之父母以爲巫術未工也登門辱罵且言如能知吾子者當出重酬否則將徧告鄉閭絕其售術之路巫者乃聲言三日必可探得倘不得儘容奚落不怨旣二日巫忽造某姓云爾子已查得矣生前罹礮火死後入礮死鬼隊中身黑如炭形極醜惡遭之者必爲厲況可招之使來耶如必欲招致恐不能入吾腹雖有言語末由達也父母又哀憇必一致之雖不入腹無怨也巫曰爾子久與諸厲鬼爲伍猙獰兇惡獵獵然不可嚮邇且生前之事彼已絕無所知招之入室必生橫禍猶所謂引狼入室不噬人不已公盍慎之竊以爲不如不招也某姓聞言疑其挾詞索費益憤然曰吾必欲致之苟

說 林 第 四 集

有禍母與汝事巫曰果乎曰果然則吾遣徒招之來有禍公自當之曰然巫欠伸運動良久忽色變而起曰驀然來如野人彼聞父母名挺悍不解也今且直入內室絕不顧吾腹術窮矣公等慎防內室中人物可也語畢欲去某力求禳解法巫不可強之再四始言吾姑與一符籙懸寢室門保君夫婦其他則吾不能顧矣某尚有求巫已絕裾而去及夕某姓室中數驚擾因不敢寐坐以待旦忽一廚下媼倦甚甫交睫如有物擊其首大呼倒地口流涎沫不能言語矣未幾而鱗骨節皆青紫如中毒者須臾某一女年十餘齡蹙伏牀隅大呼有怪物在此衆集視則其狀亦如媼遂不可救藥三小時間暴死二人衆益洶懼夜齋巨金叩巫者之門主人膝行而前力求一往視巫逡巡而後許肩輿至門端坐堂中呼腹中鬼出而語之商量部署以某司門戶某主搏擊某主擒獲蓋腹中有三鬼至此均令其出隊也鬼初不肯後許其再求他鬼相助主人焚鑑以資之鬼始踊躍久之空中有搏戰聲巫令主人眷屬暫避不宜逼視又久之巫大呼更焚冥鑑以犒衆鬼言爲

集 第 四 林 說

禍者已爲羣鬼所縛送交社神收執矣某又求愛女尙可返魂否巫言媼與女之魂已爲惡鬼所擘碎而食之不可得而返矣某因問吾子生前謹厚何死後兇惡至此巫言凡強死者經恐怖刺激則失其本性又與厲鬼爲鄰近朱近墨習染易成無怪其一變之至於斯也某太息服巫言之有理厚酬之且感佩不置後數年巫已下世或始洩其事蓋巫以一女徒伺隙掩入某宅用一種毒藥立殺媼與女以炫其術之神也且聞所殺不止某姓一事動施慘酷手術爲救急方焉然以事無佐證末由發其覆治以應得之罪也後其徒始以事爲人控告致繯首云

四明鬼俗不減粵巫不獨細民爲然卽士人亦有爲之者然以名教故頗恥招搖而迷信綦深言之鑿鑿益足爲社會魔障矣俞某者曾爲博士弟子員有能文名壯歲後忽染奇癬月輒僵臥數次或竟日醒或數日醒力守祕密不洩於人猶口不言溫室樹也知已者能道其隱以是人益神之謂以生人而役冥中名曰活無常俞心矜其名特不肯輕揭以示人耳酒酣耳熱交好深談則自鳴得意自言每

入冥中首謁城隍神。神授以草鞋及扇。二先著草鞋而挾其扇。鞋一貼足。甫舉步。行走如飛。隨意所之。絕無隔閡。雖城垣之高門闥之扃錮。往來如無有障礙。而所謂扇者。一面紅。一面黑。舉紅者向人扇之。必竟體發熱。黑者則寒。顙歷試不爽。又言冥中果有所謂血汚池者。俗言產婦必入此者妄也。實則設血污池之刑專治男子。凡一娶者不入。再娶者卽入。三娶及娶妾者。以是類推。俞君凡語冥役事。必及此語。蓋亦主文譖諫之流。借地獄以警世。其意誠與尋常巫者惑衆斂錢大有判別。然而社會間以爲文人學士尙然益紛言鬼神地獄矣。俞又言某友者少相狎而長相優者也。聞俞爲冥役。力求一睹。冥中真相。俞不可強之。乃相約擇靜室。引被安臥。戒家人注意。勿相驚擾。然後僵焉。俞君乃挈之行。憫憫入城郭。狀與人世相類。惟不認途逕耳。行炊許始至一官署。俞囑友稍待。有公事當入。友諾之。且戒之曰。此間非人世可比。苟有歧誤。必墮魔道。其危險已甚。必至不及施救。勿妄動也。語畢將入。忽又掉首囑數語。諄諄焉。如老人友頗厭其煩漫。應之。友久待。

集 第 林 說

愈不出意緒。無聊徘徊。瞻眺忽署。中有婦女結隊出。睨之皆玉豔花嬌。作時世妝束。非鄉落間所能有意者。殆眷屬乎。胡又邇迤行絕無驕從。益疑之。欲瞻其異。第見女子約五六人。裊娜風神不可一世。心旌搖搖。足不覺隨之而移矣。斜行數十武。忽轉入狹巷。中心念此殆官妓耳。署中徵歌侑酒頃始席散。故羣曳而歸。笑語喧譁。動人憐妬。姑窮其行。一圖消遣亦良佳。無何女子入小戶中。魚貫不亂。友遇步從之。忽大聲震耳。目光爍爍。驚而四顧。則已身處笠中。一母豬。啖其餘潘。數小豬與友雜居。已自知化爲小豕矣。不肯食乳。意在自戕。既自署中出。徧覓不得。友悵悵先返。以問友之家人。猶僵臥如故。衆乃咎愈。愈幾無策。久之始言。自往冥中一探蹤跡。仍戒家人不可動。動則功虧一簣矣。家人唯唯。愈僵臥日餘。忽蹶然起曰。憊哉。此行奔走。誠爲難得。一周時。幾窮地府矣。編檢名籍。始知友不應死而已。投生某縣某村。幾三百里也。盍往求之。乃偕家人按途而進。至其處。一家母豬新生。稚豕其家坐落及姓名悉合。細檢其笠中。而稚豕中有白尾者。卽指爲友在。

說

林

第

四

集

此也。稚豕見愈君，啼聲猶然，乃索購於主人。主人居奇，誓必十金。諸戚友緩頰卒與十金而後得之。愈乃攜稚豕歸，既至，攜入病室，對友所臥之榻，以鐵槌擊碎之。魂靈潛度，豕死而友蘇矣。愈始爽然，衆亦相慶。自是愈再入冥，終莫敢求之，挈去矣。而愈之技，且益神，更不受人酬報。與常巫異，品益高，而信之者多。士大夫家時有故事，可令人憫戒。衆翕然賢之，以爲有道之士。或曰：愈君實多寓言其僵臥數日，殆蝴蝶之怪夢，與臥雪之高風耳。觀其語草鞋，則列子御風之想也。道陰陽扇能令公喜怒之類也；解血污池，男女平權力主一夫一妻之制也；至於獵豔者，自墮畜生道，正佛家之妙諦，渡迷之寶筏耳。安可蔑視哉？然則愈君者，誠有道之士邪？而社會間以爲文人學士，尙然益紛紛言鬼神地獄矣。

迷信之事，恒有事理，易明而一經師巫之煽導，卽舉國若狂者，豈社會心理天然與此種魔力適合耶？慈谿縣東曰靈山，有會龍寺，寺奉葛仙翁像，蓋晉人葛洪也。香火之盛，甲於百里間。問之所以盛之由，則殊出事理之外。蓋數十年前，有一僧

集 第 林 說

名卽空者。造作一種牒文。云死者持牒至冥中。得領銀五百兩。一切耗費賄賂等。足敷應用。可望免於罪戾矣。其畏葸卑賤。欺詐若此。且社會之徼幸苟免。心實占多數。此其代表也。牒又詭誕鄙俚。卽任由售楮之市鏤版印行。上鈐葛仙翁印。稍通文理者。無不非笑。然婦孺及中下等社會。趨之若狂。每歲元旦。迄浴佛日。爲大香期。進香求牒者絡繹不絕。寺僧因是致富。又是牒者必步行登山。方爲有効。若筭輿而上。則成廢紙矣。而寺在山巔。由麓升高必五里許。老幼流汗相屬。乞人沿途索錢。一春熱鬧。此其好景矣。旣得牒。歸藏篋。篋臨死焚之。男婦一致也。或問其効驗。安在而深信不疑。若此。則相傳有富家婦。樂善好施。與子孫皆貴顯矣。年八旬。臨死易簀。神明不衰。目旣瞑。而復啟。大呼某篋中藏有葛仙牒文。何不用。子孫急取文焚之。始含笑而逝。故至今以爲牒文可實用。非他符籙之比。苟無此。雖死不瞑。富家婦其證也。噫。迷信之至。亦有精誠至死不忘。宜也。如積蓄銀幣者。迨死而遺囑其子孫。惟銀幣是憶。學問之所研究一也。死而不忘書籍。與此正相類。

說

林

四

集

誰謂婦女而無此記憶力耶死而復索何足怪哉。

琴川某商家有祟於狐者。牀帳箱籠中動報火起。衣被有燻。有不燻瓦石常飛舞。空中偶不經心。面目致損。商家患之。購張真人符。或臬司大憲印。鎮之俱無効。有巫者偶因視疾來。輒駭然曰。此堂中有妖氣。胡不早除之。主人驚其前知。乃曰。果有是。將何等法以試。克奏肅清之功。巫者曰。此事亦殊不易。仙人與冤鬼又不同。似宜多假以詞色。佯爲尊禮。設位以安之。則事或可定矣。從之。火暫已未幾而復熾。飛磚擲瓦。衣笥自焚不堪。其擾主人怒。仍去其位。紛擾亦無增加。且燄似稍殺。主人自謂相時作強項。令印綬在身。則無傳染之患矣。乃竭力運動。得官挈僕居省垣。時或一歸琴川。此時狐祟忽呈一怪象。蓋某在室時。卽火一日數十起。瓦石必在空中。旣去則帖然。主人頗疑之。何狐與我有緣。擾擾者專聒吾耳目邪。事殊不可解。久之某歸家。仍驚擾如故。餘亦不自安。有胞弟者。讀書多才。旣而游學東瀛。卒業返國。見家中之患狐也。頗心非之。然無制勝術。姑留意求之耳。又久之適

說 林 第 四 集

巫者來言宜供養狐仙於堂中以免滋擾不宜毀其位致彼悒悒弟聞之大不謂然力言無狐仙有之者妄耳今火起必有故吾能偵探之非可據臆說以爲信史也家人盡以此言爲迂不甚注意而某弟日往來井竈及圍園之所撥草翻花蛛絲馬跡頗耐人尋味約月餘無特殊之證據衆挪揄時某弟亦赧顏而已忽一日某自省垣歸一從僕告有恙急入寢室臥某弟偶過其門前微聞有老婦語聲隙中伺之則廚下媼而從僕之義母也手持一物付僕且曰今二老爺在家時尋釁隙彌縫頗不易蓋慎之又慎不可爲寧緩數日勿蹈孟浪也某弟大疑乃留心覘其動靜越兩日火又起矣某弟自語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乃取被焚之物逐細檢視有硫磺花氣臭而火起輒於無人時絕未有稠人廣衆忽然熊熊者此亦傷心之事也某弟間輒巡行垣外勘閱殆徧一日忽見有小舍中貯瓦石甚多屋後一土墩登其巔適可徧覽內室女牆隱蔽內不見外某弟歎曰此瓦石飛擲之發行所也旣而入厨下從僕又與老媼喁喁私語某直前擒之并縛老媼乃告其兄

曰。狐仙在此矣。搜其身果得引火之物乃引之至屋後小舍一一指示從僕知無可隱乃盡吐實蓋主人曾許以婢給之既而斬不與懷恨爲此欲托名狐仙爲祟而及其婢作陪逃地也事旣白某商責而遣之并嫁其婢禍遂絕因憶前歲滬上亦有某商家時患火起後經巡捕查察乃知一童子所爲與此事正相類妖由人興而不知人卽爲妖也巫者張皇其詞抑何可笑。

不才曰。粵道甬巫津沽姑娘子皆售技者也。然設詐害人草菅性命爲社會之蠹。兪某以能文士人而託於冥役以諷世何擇術之不慎也。牒文故紙之欺蔑愚婦。狐鳴篝火之甘爲人妖人心之壞至於此極而皆託於巫術以行之是以君子願多一某商弟者發其隱覆而不願更有如兪某者出而揚其頹波也。

水心

客有自臨安歸者。舊雨欣逢。歡然道故。臨風把酒。共話衷腸。談次。爲余道一事。銀漢波翻藍橋浪。惡爲軼古之創聞。成千秋之佳話。余聞而大嘆。急握管直書爲當。

世告。

客曰吾之作臨安遊也涉屐天台之麓扶筇天竺之巔望錢塘之奔流眺西湖之風月隨園韻事蘇小風流都凡名士美人遺芳躅於人間者罔不躬親領略其尤足介吾懷而不能釋然者則莫如最近宋駿兒之憤毀鴛盟事。

宋駿兒者錢塘巨家子也父業賈縱橫塵市中端木貨殖陶朱貿遷不數稔而資產豐厚南面作富家翁矣駿兒甫毀齒藉椿萱之庇廕得錢神之栽培被文繡厭膏粱翩翩然一佳公子也。

同邑有高某者操刀筆業產女一曰慧姑掌珠獨秀珍惜逾恒高某心羨宋翁富思欲攀附薦蘿藉作他山之倚助倩媒論婚願以慧姑室駿兒宋翁允之二姓聯姻百年締好方以謂雀屏中選東牀坦腹行且爲寒舍光也。

不期蒼狗白雲世涂多幻駿兒父半生栗碌力耗神銷燭淚風殘忽焉駕鶴老母以白頭鴛侶遽爾分飛鏡痛鸞分琴悲鵠別不慣守淒涼之嫠緯迺亦駕言而西

遊時駿兒年剛舞勺遭家不造枝頭小鳥筭獨無依而餓虎饑鷹復尋釁而起砧上之肉羣思一鬢童子何知鳥能倖免乘之昊天不弔有意弄人祝融肆威可憐一炬試問村前紅豆樹春來曾着幾番花世事滄桑曷勝浩歎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駿兒以曙後孤星頻遭顚沛伶仃孤苦將伯伊誰宇宙茫茫噉飯無地不獲已遂借枝豪門溷跡奴隸嗟嗟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固非心誠悅服蓋亦實命之不猶耳

方駿兒之歷茲浩刦也高某適外出比歸則禾黍離離王孫歌式微矣心大不憚回顧膝下嬌娃倏已娉婷玉立儼然成人荳蔻初葩玫瑰蓓蕾覩此女兒花好益覺別有傷心處也

慧姑自以小家碧玉更得堂上愛憐凡有所求靡不如志以故雖青閨深鎖不事女紅視針黹如仇讐悅簡編以遺興而一寸芳心恆傾歐化於「男女平權」自由結婚一諸學說尤心領而神會每當鏡臺妝籠顧影自憐春事闌珊幽懷別具

集 第 林 說

而一般「怡紅公子」「慘綠少年」乃時現影於美人腦蒂中矣。春風桃李含笑迎人，慧姑既具此絕世豔姿，遂來浪蝶游蜂之猜忌。五陵年少三姓錦衣徵逐，紛紛紜臣門如市。久之小姑居處惆悵無郎，而園中紅杏漏洩春光，窺玉牆東贈珠浦畔風流韻事，正未遑多讓古人。

然而駿兒不之知也。隙駟不留尺波，電謝曾幾何時。駿兒旣屆弱冠，慧姑年亦及笄。春心一點已到花梢，杏嫁桃姍，標梅遞信，人生難得少年時。疇肯辜負此大好韶光者？駿兒雖無力築金屋以貯嬌寧，不能作宋宏糟糠之夫，婦遂不耐枝頭春鬧。挽冰上人詣高處議親迎事，詎料雲黯巫山，風翻閨苑，百年好事頓成一場慘劇，豈不怪哉。

當冰人抵高家時，開桃夭之判譚請雲英而下嫁，在高某初意似亦首肯。而慧姑聞之忽作鳳女之嬌啼，伏身母懷泣曰：「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兒爲名門閨媛，寧能下儻？彼僞作未來之乞兒，婦不惟汚兒顏面，亦且有玷門庭矣。兒甘心藉蒲

說林 第四集

團席地老我華年不願箕箒夫已氏爲當世羞也母聞言急撫其梨花之頰以羅巾經搘其淚婉慰之曰兒勿嬌啼使吾心碎此事當與而翁商酌定令翻此一重孽案使待闕之鴛鴦作脫籠之鸚鵡庶不負吾兒之清才玉貌也言已立喚高某至內室徑令辭決冰人取消前約高某始尙夷猶繼見慧姑淚凝黛慘嬌態憐人意大動於是始決意賴婚事旣出毅然謂冰人曰先生聽之兒女婚姻大事寧可草率行之前日之約特戲言耳烏可據爲口實冰人陡聞是言詫極半晌始言曰君癩耶此事何事胡出此言執柯者固不止僕一人十日所視十手所指寧猶草率況有文定婚約彰彰可證烏得謂之戲言耶高某知前約不可諱即轉言曰雖有成約然而儺皮爲禮鴈幣納徵古之道也宋氏果欲委禽者請以二百元爲聘禮冰人曰君誠有意難人哉駿兒今日落拓非昔日繁榮時可比安所得二三百元之巨款高某忽作色曰旣無聘禮則前此婚約卽歸無效可無庸多議也言畢拂袖徑入

冰人大怒立返語駿兒以狀駿兒聞之憤極幾不欲生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錦瑟分張琵琶別抱以多情之駿兒頓遭情場之磨折傷心崔護能勿效阮郎痛哭耶人面桃花雖未親睹而驪歌別唱寧所甘心駿兒自忖人微言輕難與角勢惟控諸官則王法昭彰庶可獲直又思高某本慣走公門縣署中必占情面地方審判廳爲文明新衙署必不能徇私而枉法用是具稟徑投地方審判廳而文明法堂中遂添此一種風流公案矣

越日下午四旬鐘杭州地方審判廳特開民庭公審提集宋駿兒及高某對訊駿兒先將文定婚約呈上次將高某因貧賴婚對付冰人等語一一稟訴高某亦上訴曰按古禮婚約原不可廢鄙人亦何敢賴婚特因駿兒無賴甘心作他人之奴隸弱息泥於自由結婚之義不屑下偶僉奴必使駿兒脫籍輿臺別圖駿業足爲門楣增輝庶允百年偕老審判員曰惡有此理既許牽絲卽歸元振若以贓獲爲玷昔衛青牧羊受主鞭笞繡布貲備代人奔走古人亦嘗蠖屈矣況現值文明時

代貴賤平等。臧獲亦何辱乎。門楣耶。高某曰。果如堂上所云。盍不請堂上與奴隸爲伍。當亦平等時代所允許也。言未畢。聞者爲之粲然。

審判員又曰。自由結婚本歐西風化。吾國人民程度尙低。爲女子者實未可效法。文明結婚例。自由擇婿也。高某曰。此地何地。固明明爲文明審判堂也。既在文明審判堂上。胡得不許用文明禮節。矧自當擇婿。不自今日始。昔林甫女郎。當窗選是可婿。知自由結婚吾國千百年前已有行之者。固不得謂爲純然效法歐西也。

言至此。聞者又幾絕倒。

審判員復曰。廄中有駢驥。此劉刺史擇婿語也。以刺史之賢明。刺史之威望。猶以愛女妻廄卒爾。何人斯。駿兒健男子。遂不足爲爾女配耶。早知悔於今日。何不慎之。當初既有婚約。爲徵烏容巧肆簧鼓。弗論爾。若何便給本廳祇。當照理直斷。高某曰。極佳極佳。堂上固有此權力。爲吾女作主令。卽嫁駿兒。鄙人敢不遵斷。但鄙人能生女兒。身弗能生女兒。心堂上作主強令結禱後。儻或名花落。抱怨東風。

說 第 四 集 林

琴瑟不調致生厄測彼時鄙人不任其咎乞堂上着駿兒具結庶免貽累審判員聽罷勃然大怒將肆雷霆驀地有清銳之聲自法堂外鼓盪空氣直入堂上大類河東之獅吼其聲曰羅敷自有夫誓不嫁此牛馬走以下雜以號哭聲嗚嗚不可辨惟「男女自由」「結婚自由」等語尙了然於耳鼓審判員怪極命司役往勘何人有頃報曰高某女慧姑也先是女屢欲上堂申訴爲庭丁遏阻女卽頓足大哭呼譽肆濺不可理喻此聲卽自其檀口中出也審判員聆此益怪瞠目不知作何語此時駿兒挺身上對審判員曰乞堂上將文定婚約賜僕一閱審判員不知其意給之駿兒執婚約怒髮上指豁然撕裂復搓折成團力擲高某前目眴幾裂抗聲曰大丈夫何患無妻娶妻寧必高氏女從此汝女另嫁夫吾自別娶婦車東馬西兩無關係言畢昂而出而審判廳之一種公案遂以解決客言亦因之而寂。

水心曰吾初聆高某賴婚事不覺拍案大呼曰怪怪天下竟有此人面獸心之偷

父天下竟有此喪心病狂之少女及聆至駿兒憤毀婚約則又浮一大白曰快哉健男兒雖奴亦何害

商務印書館各館名種價目表

E. S. The Ivory, Gilt.		E. S. Thick Ivory.		Alabaster.		Don Valley.		名 目		
邊 大 中 小	金 四 三 二 號	大 三 二 號	中 三 二 號	小 二 二 號	大 二 二 號	中 二 二 號	小 二 二 號	大 一 一 號	中 一 一 號	小 一 一 號
大 四 號	一元三角	九角	八角	七角	五角五分	四角五分	三角五分	四角一角	三角五分	三角一角
中 四 號	一元一角	一角	八角	七角	六角五分	五角五分	四角五分	五角一角	四角一角	双面印每百張

如承印當日取件，每件一元。

一、紅色片（單面）每百張加五分。

二、代譯洋文。每件一角。

三、欲印本人照相片者。代製銅版。每件一元。

四、欲用楷書或別種書體者。代製銅版。每件八角。

此項銅版鋅版。七日取件。製成後永遠可用。

一、印一百張以上。每百減收一角。如小一號單面印一百張。三角。二百張五角。三百張七角。四百張九角。餘可類推。

一、遠地委印。照上列價目。每百張加郵費一角。或用現洋。或用郵局匯票。寄至上海商務印書館王德峯君收。即日印就掛號寄奉。萬不致誤。

一、郵局不通匯兌之處。可用郵政票代錢。惟每元應加五分。郵票以一角及一二分者為限。

二、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一、有匯票郵票之信函。須掛號寄下。以免遺失。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一元一册

孔林遺蹟

玻璃版印

是冊專搜集孔林之遺蹟凡二十有四種本館攝影後用玻璃版精印惟妙惟肖與原蹟不爽毫釐閱之足令人起敬茲將列目如下

孟子曾顏伯至孔洙至萬闕魯孔聖大大杏孔奎同大弘太金和聲元玉氣振
 子思子子子魚聖林水亭林長春廟成殿(正面)手文文中道植
 墓廟廟廟墓殿橋坊里壁像器壇檜閣門門門坊

壬八九一號

中華民國三年三月初版

說林

第四集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開封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三三三六